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E1.6/t CCb18
登记号 129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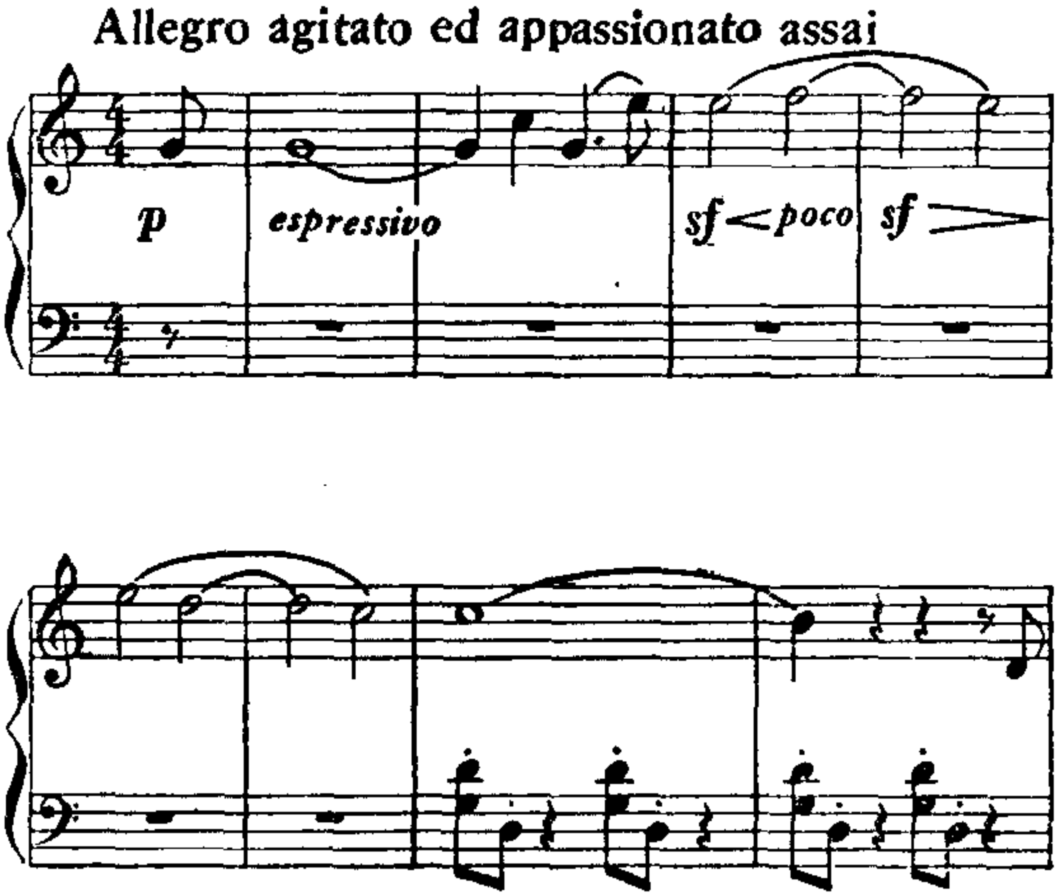
# 幻想交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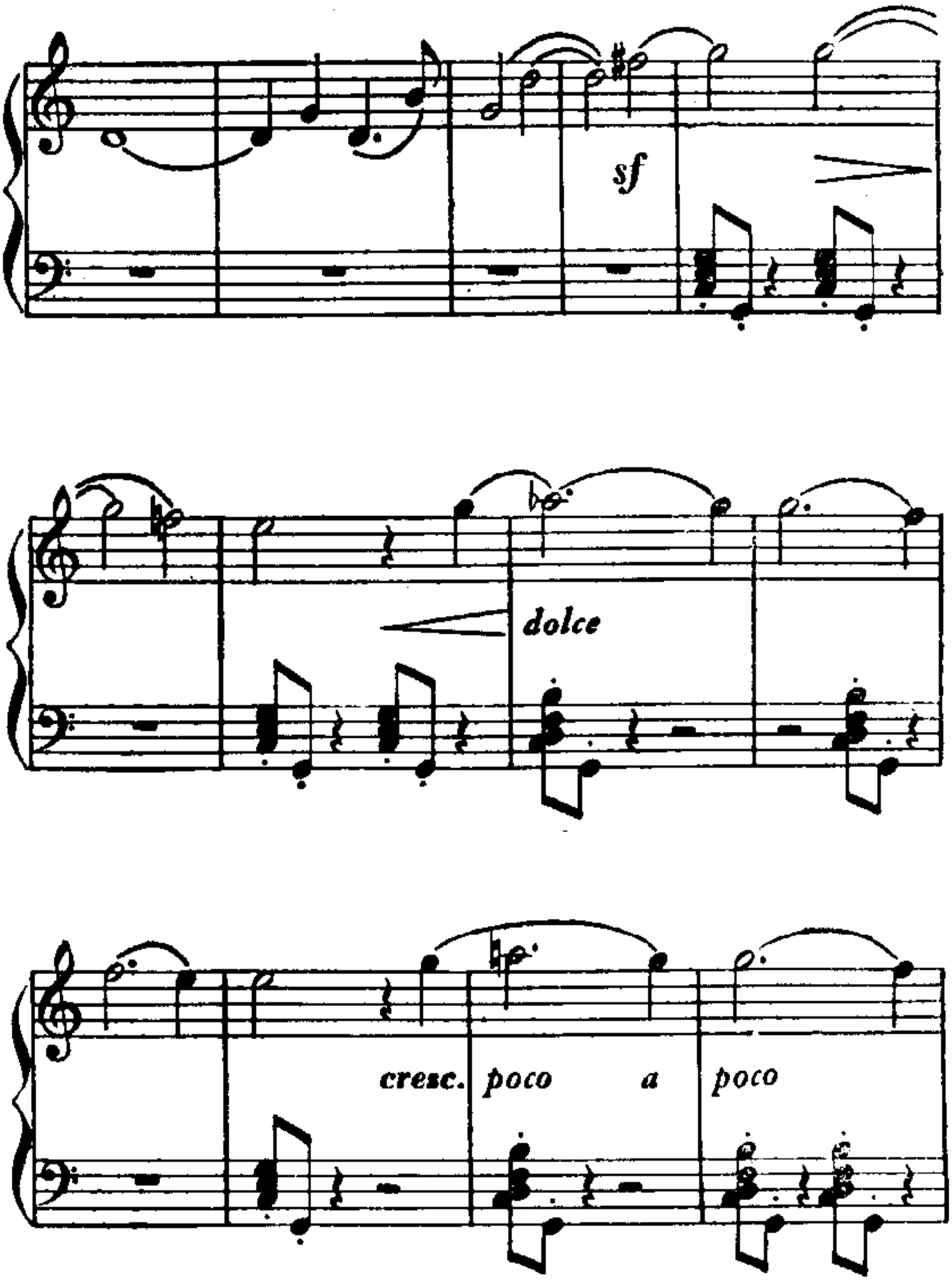
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是法国标题浪漫主义交响乐中最富于特性的一部作品。这首交响曲有一个副标题:«艺术家生活片段»，它用浪漫主义的、幻想的形象体现了柏辽兹与哈里爱特·斯密逊恋爱的体验，这是一部以自传为内容的交响曲，柏辽兹自己曾这样叙述曲子的内容:“一个神经衰弱而富于强烈想象力的青年音乐家由于失恋,在绝望的痛苦中服鸦片自杀,但因麻醉剂量不足,未能致死,使他沉入昏睡,在睡梦中出现了最奇异的幻象，当时他的感觉，感情和记忆在他的病态的脑子里变成了音乐的形象和乐思。他所爱的女性本身对于他也变成了一个曲调，它就好象是一个‘固定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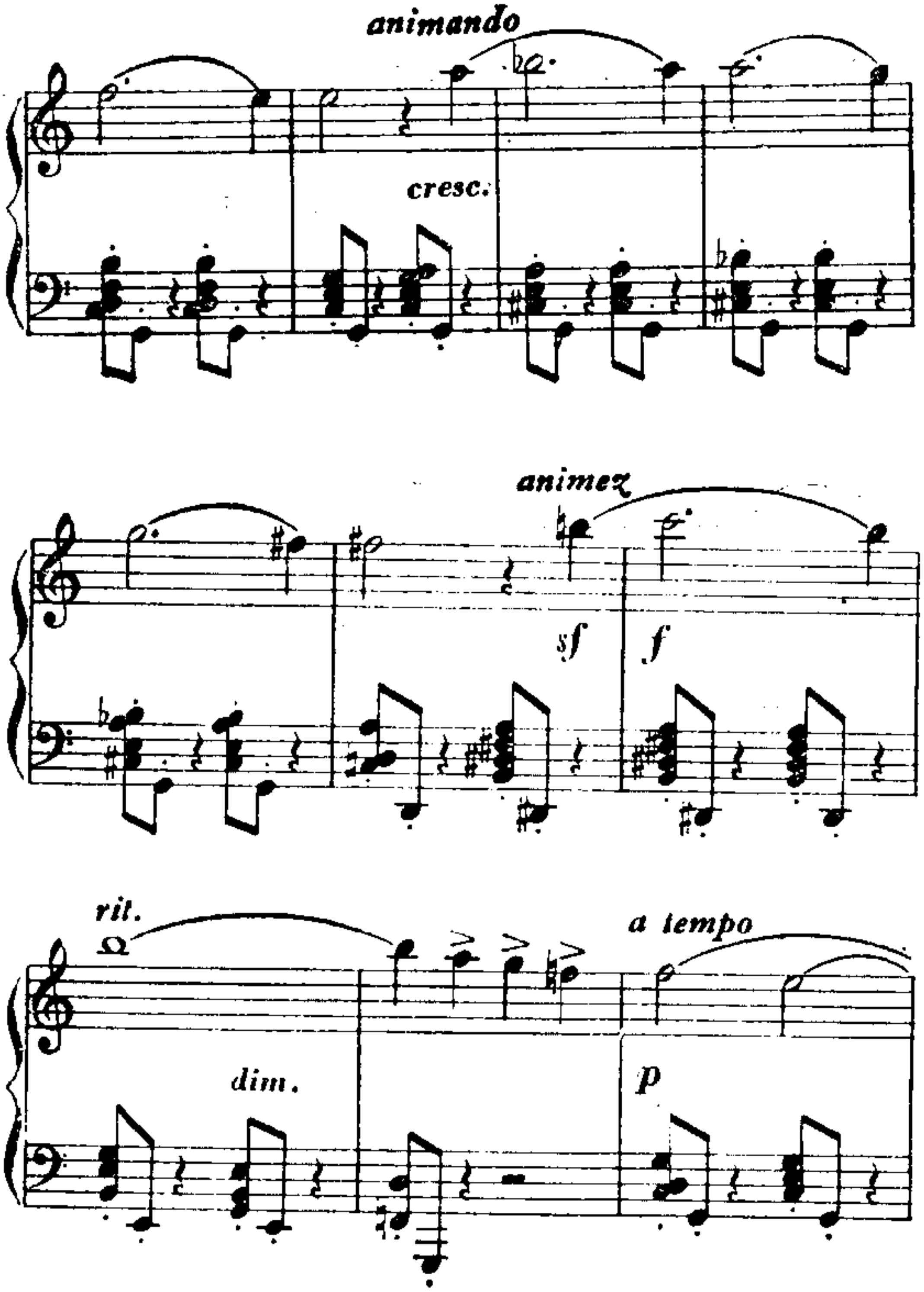
思’一样，他到处碰到它，到处听见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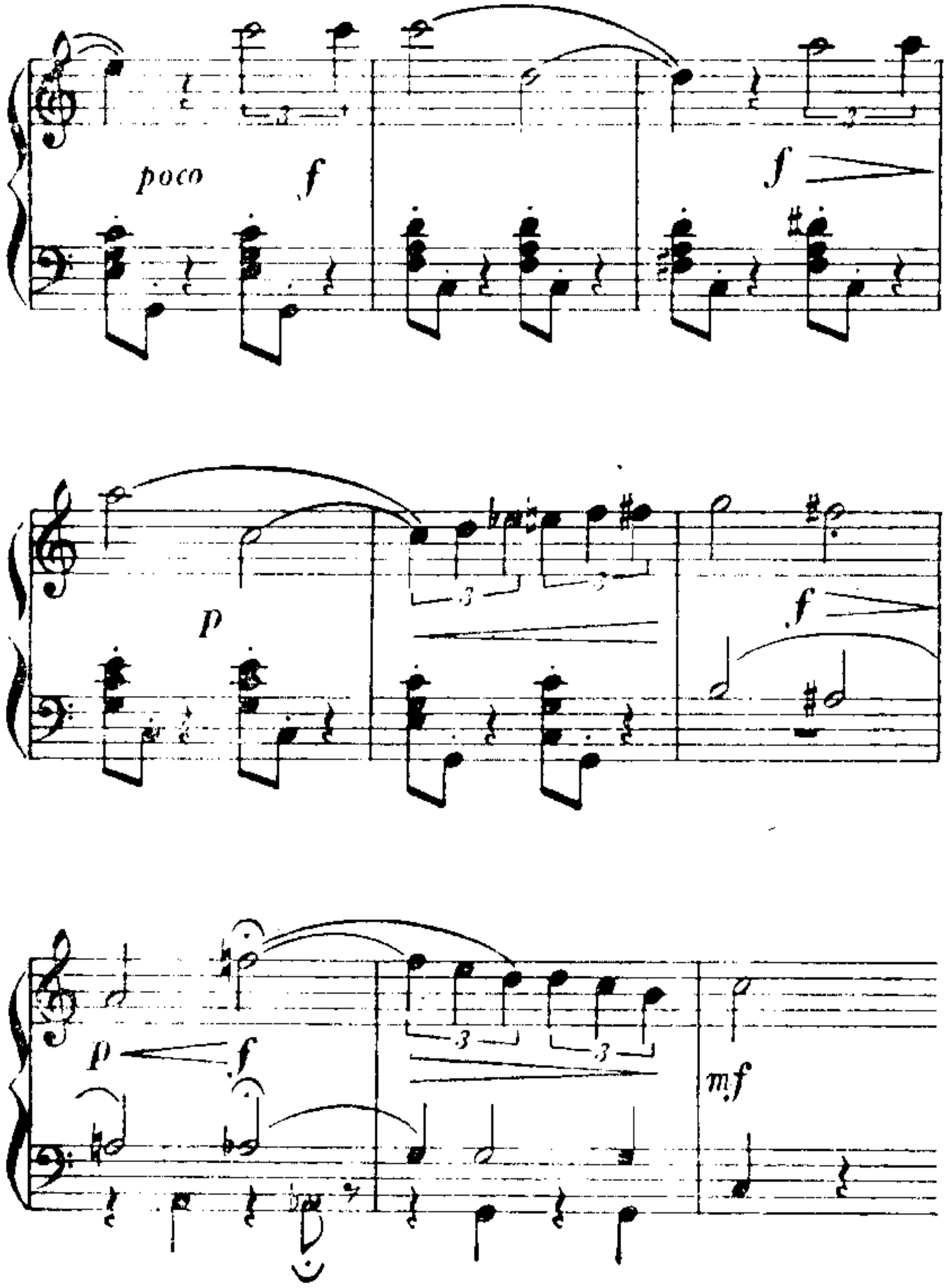
全部交响曲既有这样的内容，就决定了它要有一个主导动机，它在乐曲的每一乐章中出现，它表现着热恋的、固执的念头的特别形象，例如在第一乐章 Allegro 的开始这个主题是这样响出来的：

例 1.




sf
dolce
cresc. poco a poco


animando
cresc.
animez
sf
f
rit.
dim.
a tempo
p


poco
f
f
p
f
p
f
m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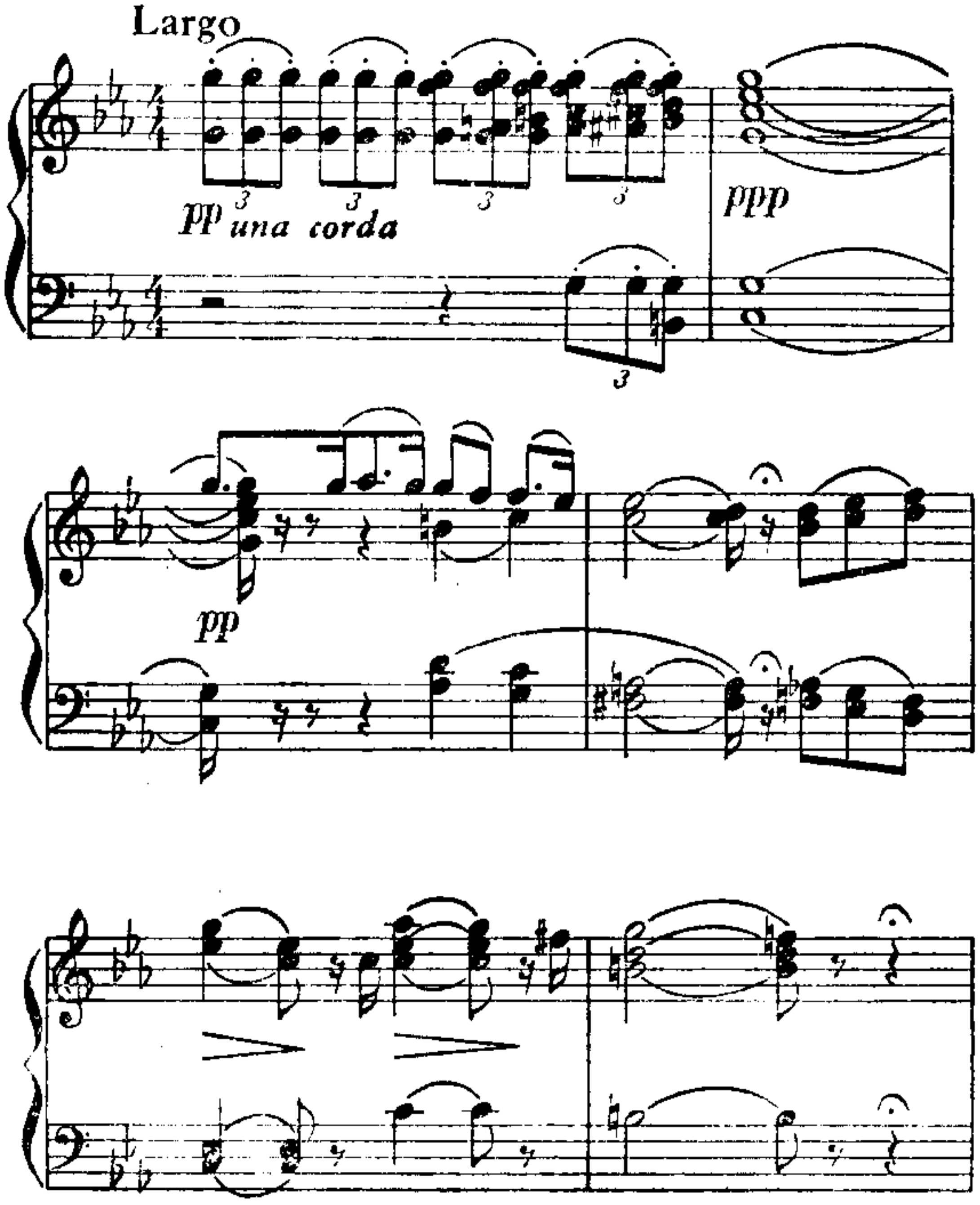
这主题的本身并不特别具有曲调的丰富性，而且，或许也不太吸引人，但它由管弦乐队的音响意味深长地奏出，而且随着在每一乐章的出现，它也增加了更多的趣味。这正象舒曼在他著名的论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的文章中所说的："交响曲的主要动机本身并不特别出色，也不特别适于对位的发展，但它到后来却越来越显得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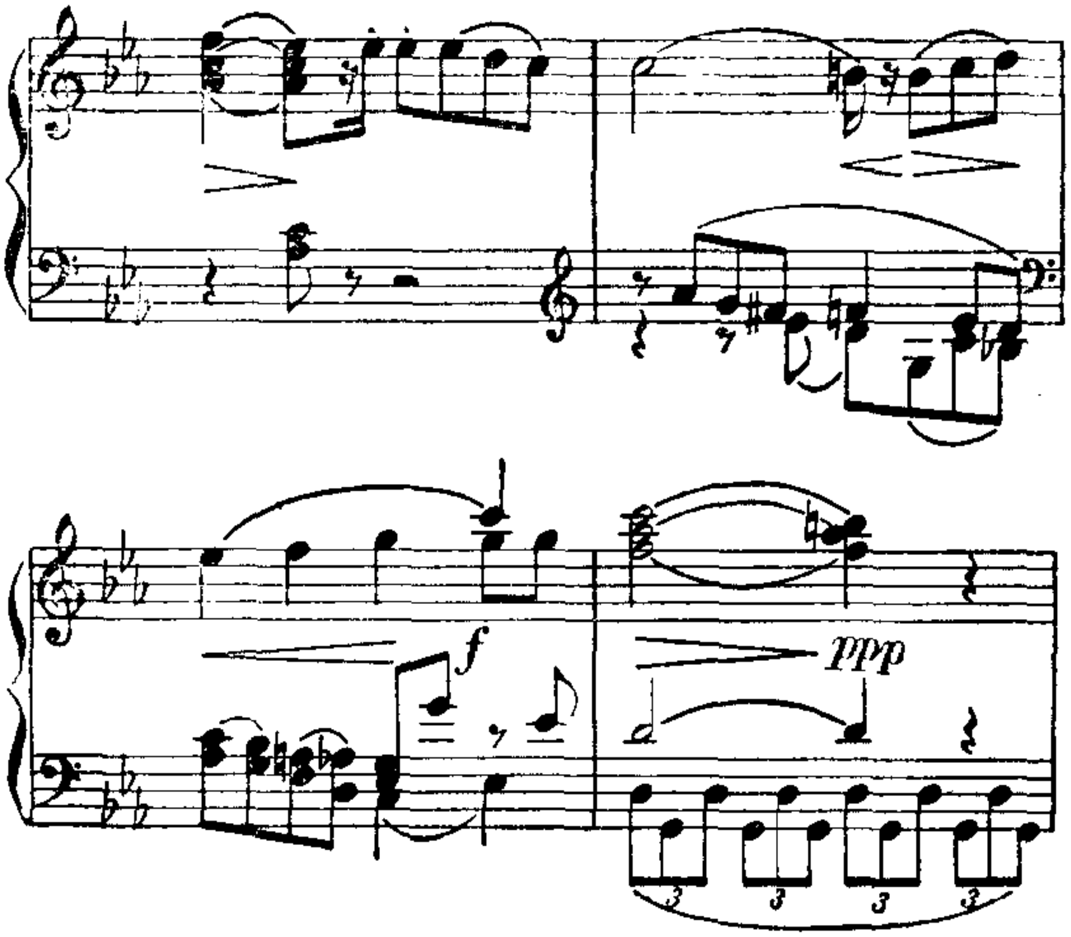
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有这样的名称："梦幻、热情"。这一乐章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起初想起在他未遇到他的爱人之前所感受的那种心灵上的病痛，那种感情的动荡，那种忧郁，那种无缘无故的喜悦；后来她突然勾起他那火山一样的爱情，带着折磨人的忧虑，带着嫉妒的愚昧，带着一阵阵的温存和宗教意味的安慰的爱情。"

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的开始是宽阔的慢板的引子（c 小调 Largo），性质是悲伤忧郁的；

它的主题，由小提琴奏出，采自柏辽兹年轻时所写的一首名叫《爱司泰拉》的歌曲：

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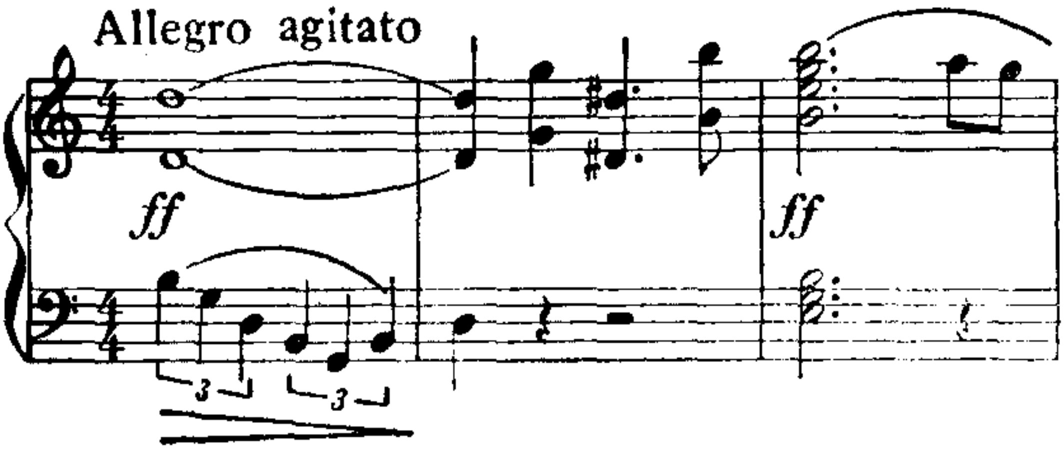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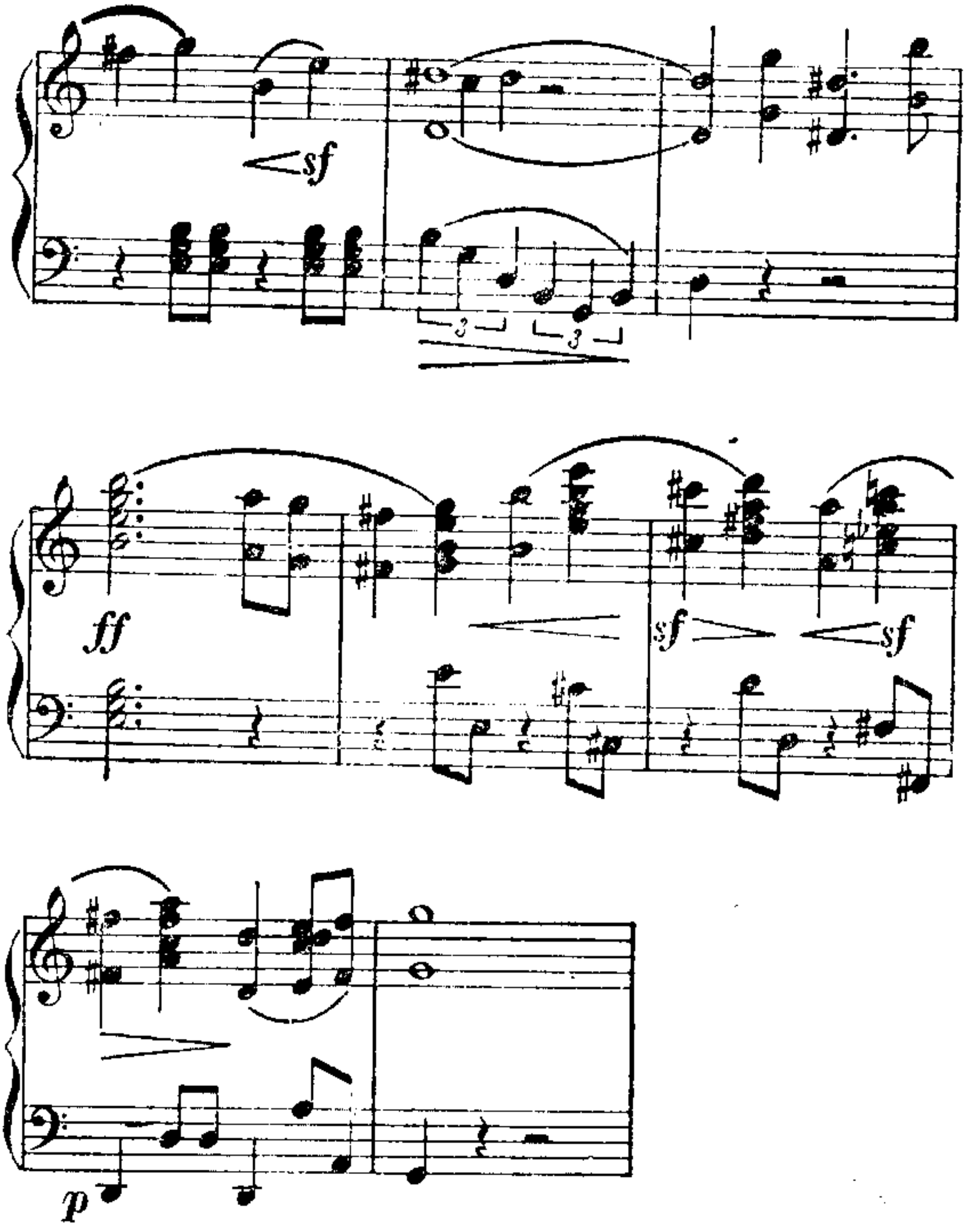

象“叹息”一样的下行二度的音调使音乐带有哀怨的色调。在增加了调性（C 大调代替了 c 小调）和力度对比的活跃插段之后，第一个忧伤的主题重新出现，但是因为借用了中间插段中的一些音型，所以显得复杂了一些。这样构成了三段体的形式，在第三段(再现)中第一

主题与中间一段的因素相结合。后来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才来到第一乐章的主要部分 Allegro agitato e appassionato assai(快速激动而热情)，这部分是用奏鸣曲形式写的，但没有一般奏鸣曲 Allegro 那样大的规模。

在这里，基本主题已经可以看出就是上面所述的代表情人的主导动机(见例 1)，这主题在整个乐章中都在发展着。这也就是第一乐章的主部。一开始是由第一小提琴把这主题奏出，附加长笛的重复，使它带上了亲切的、抒情的色彩。此外，这主题在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起着主导作用，表现在副部（同时呈示部的结束部分)中也含有它的主要因素：

例 3






副部与主部不是对比的，副部甚至于没有单另成为一个独立的形象。第一乐章的标题的

意思(梦幻、热情)并没有打算要有对比的形象的冲突。而且，Allegro 内部的缺少对比，因全部 Allegro 与广阔缓慢的引子之间的鲜明对比，也得到了补偿。

展开部包含三次高潮。展开部的第一部分，是由主部与副部的主题发展起来的：主部的主要因素在中提琴、大提琴与倍大提琴的上行模进中得到了发展，另外又加上了大管，这样使音响越来越增强，导致了第一次的爆发。全部弦乐器组的下行的和上行的半音进行，由管乐器支持高潮的极峰，由打击乐器结束，全部乐队落在 D 大调的五六和弦上。突然出现了沉默——三小节的休止。在这个休止上面柏辽兹写着“Silenzio”的字样，意思是“沉默”。很柔和地（pianissimo），圆号吹出一个 D 音来，在八小节的延续中，它逐渐弱下来。在这个背景上第一和第二小提琴羞怯地，刚刚听得见地唱出了主要主题的开始的四度音调。最后，木

管乐器组用G大调把主题全部吹奏出来。这样开始了第二次的高潮，逐渐陈述和发展了副部，由 pianissimo(最弱）至 fortissimo(最强)。第三次的高潮仿佛是集聚力量，要在再现部中把主要主题予以强有力的肯定一样；各种不同的乐器都奏出主要主题的片段。后来，象是按照展开部的手法一样，用上行模进把这主题的主要因素做了漫长的发展。但是在这里大提琴和中音提琴是用轮唱的方式把它奏出来的，所以力度的增长就更为加强了。最终，主要的调性C大调明确下来，全部乐队（Tutti）以最强(fortissimo）的力度高唱主要主题。这样就开始了再现部，在再现部里没有副部，这也是这个奏鸣曲形式独特的地方。在再现部的开始，主部主题的强有力的肯定，是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力度的顶点。第一乐章的结尾逐渐低沉，在尾声（coda）中，主要主题驯服地响出：这主题，好象是融解在结尾的变格和声的和弦连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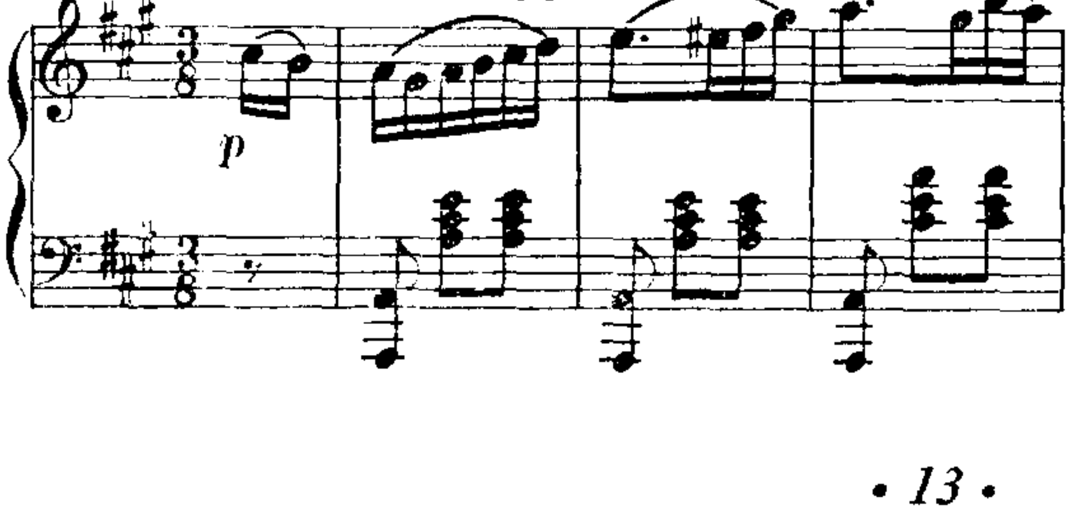
中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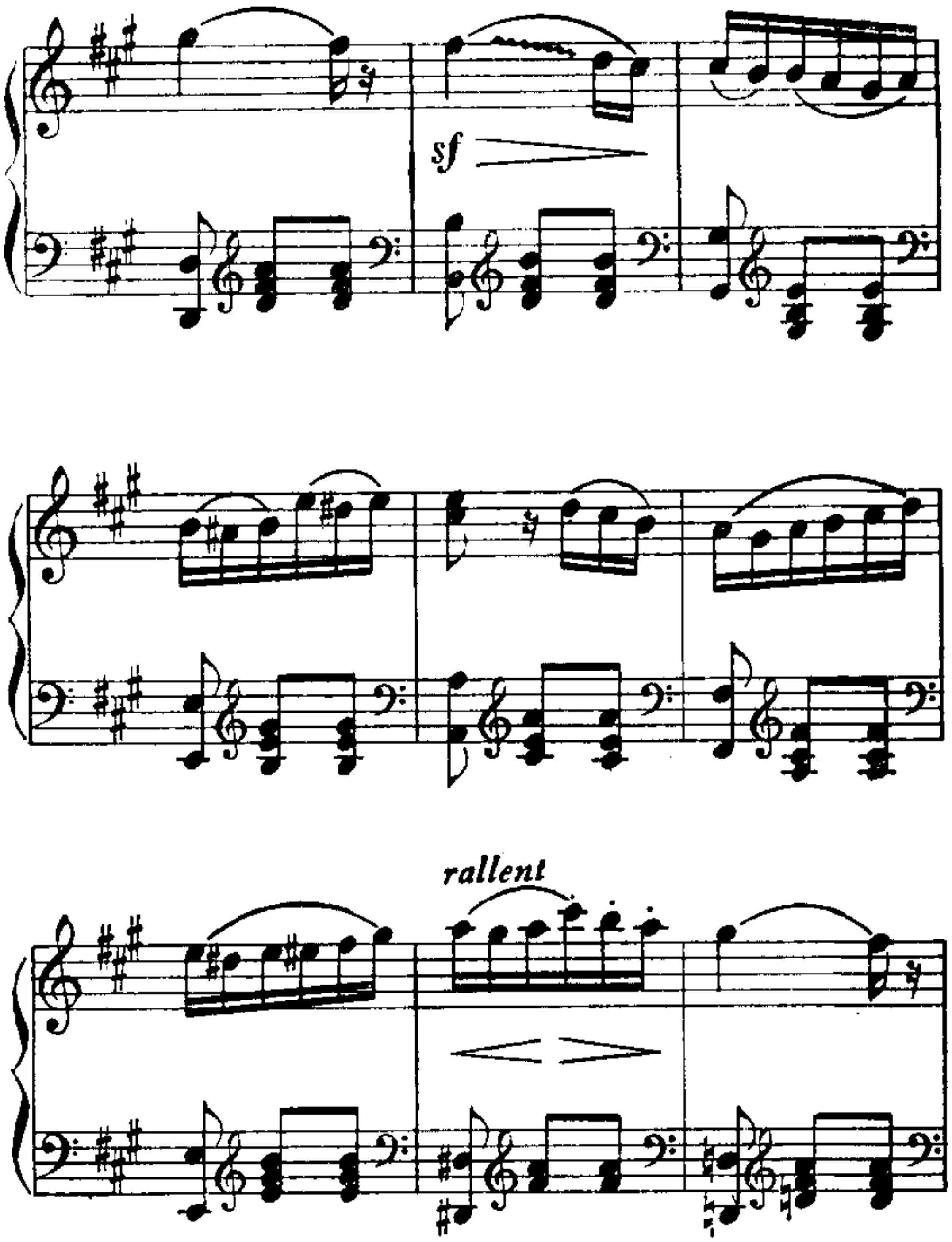
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管弦乐的组织还没有超越古典作家(贝多芬)常用的范围。在第二乐章中，用了两个竖琴（在交响乐类的曲子中，这还是首创)；但是却取消了大管和小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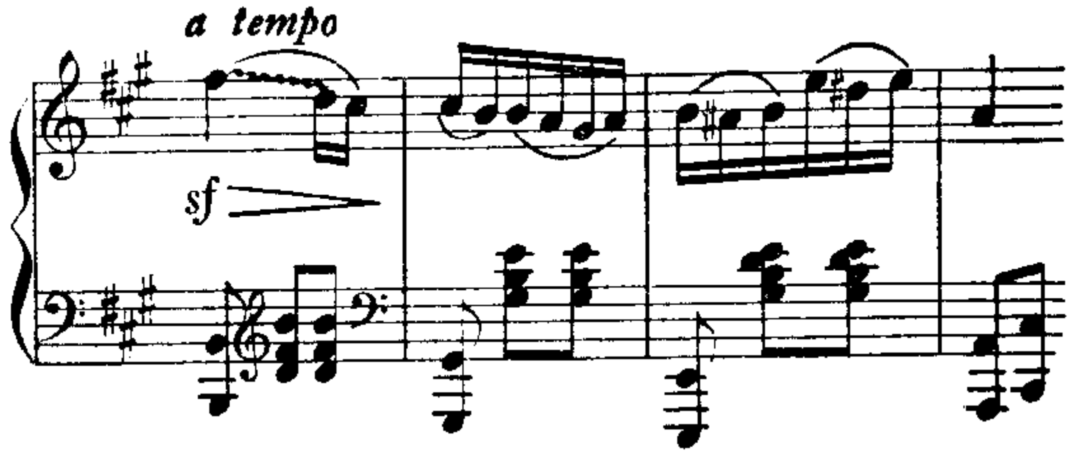
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的标题是：“舞会。在宴会喧嚷中的华丽的舞会上，他遇到了他心爱的人。”在由弦乐器的震音（Tremelo）和两架竖琴奏出华美的、装饰性的引子之后，开始了A大调的圆舞曲，这首圆舞曲极飘洒而优美，旋律的线条极柔和而细腻：

例 4　Valse

Allegro non trop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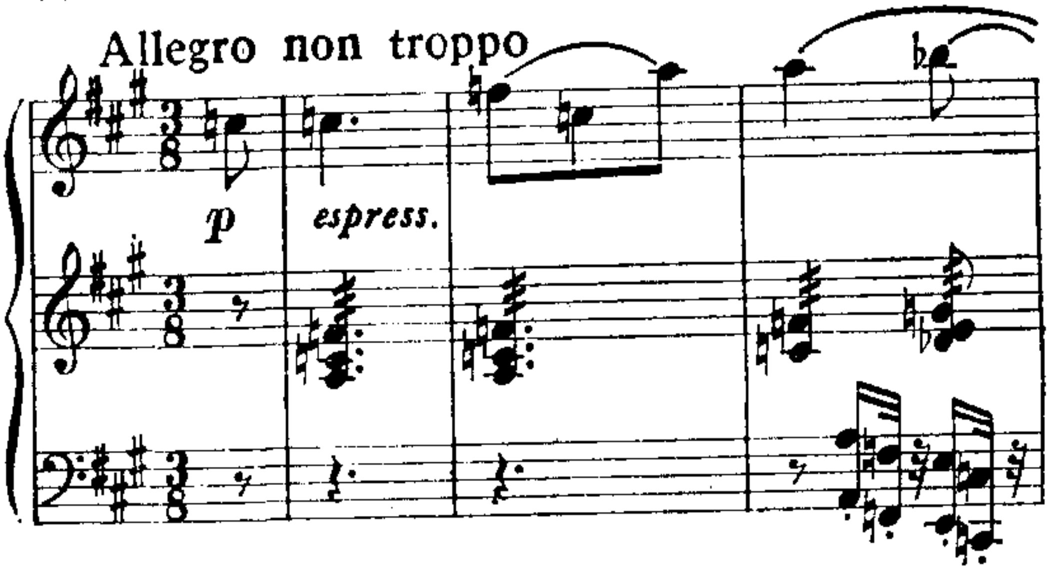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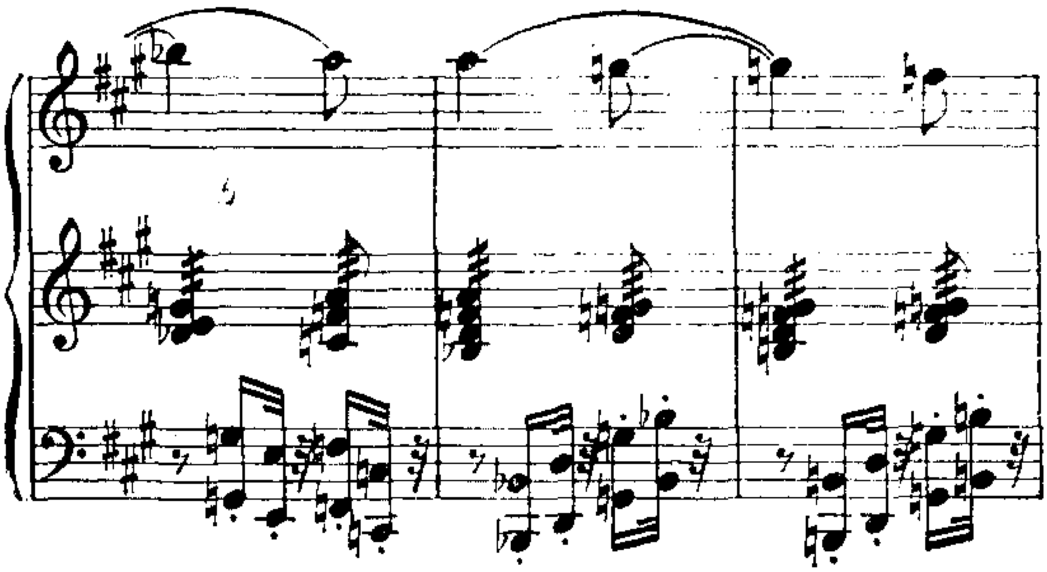

sf
rall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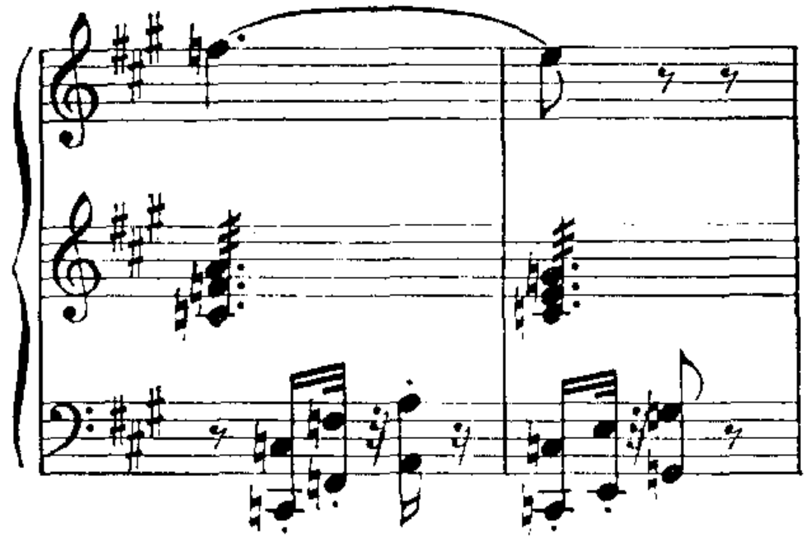



代表情人的主导动机做为圆舞曲的中间部分(象是圆舞曲的 Trio 一样) 出现了；但是它的节奏有了改变，而且是服从于圆舞曲的律动的：

例 5







在由木管乐器奏出的情人的主题与主要由弦乐器奏出的圆舞曲的基本主题之间，不仅应注意其曲调上的对比，而且也必须注意其音色上的对比。在再现时，圆舞曲主题的配器更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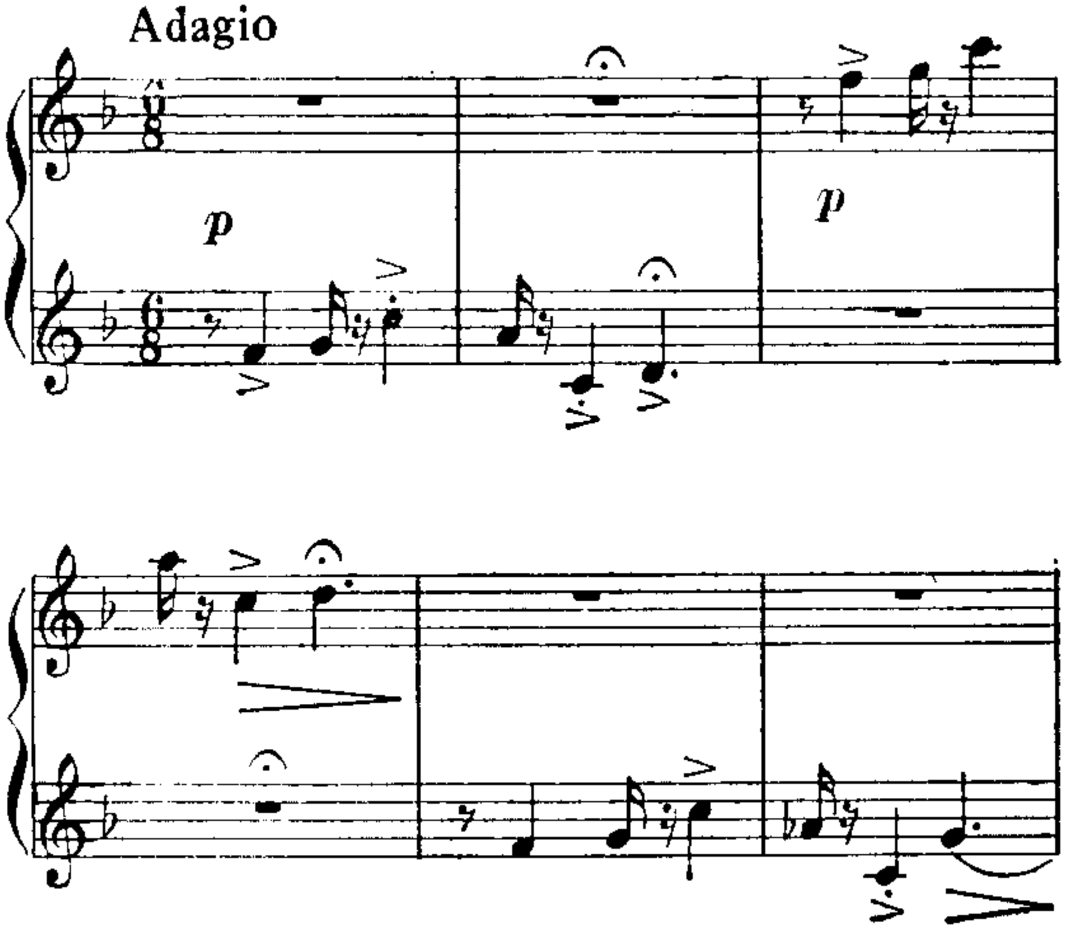
华丽一些。在这一乐章的尾声中，情人的动机又一次出现，由单簧管独奏，这时，除长笛和圆号吹着延续的长音以外，全部乐队保持着完全的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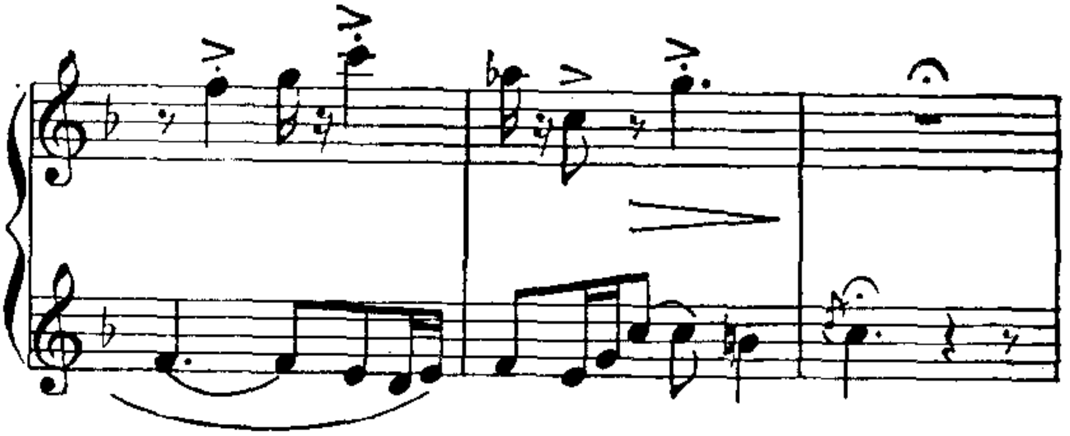
第三乐章　第三乐章(Adagio)的标题是："田野景色。夏日乡村的晚上,他(音乐家)听见两个一唱一答地吹奏着牧歌的牧人，这以二重奏形式出现的牧歌，周围的景色，林叶的微响，和风的轻吹，不久之前在他心中所滋生的希望的闪光——所有这些使他的心胸感到非常的恬静，给他的思想带上比较喜悦的色彩。但是，它(那执拗的念头)重又出现了，他的心头感到沉重，不吉的预感折磨着他——假使她欺骗了他呢……有一个牧人又重新吹起了他那朴素的调子，可是另外一个牧人却不响应他了。日落……远方的雷鸣……孤独……沉寂……"

这一幅音乐的风景画，是柏辽兹最富于诗意的创作之一，管弦乐色彩的运用非常细致，

同时也暴露着心理的状态，这是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这里把徬徨踟蹰的、满怀心事的、愁苦孤寂的主人公与那他想从中寻求忘怀和安静的壮丽的大自然相对照。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以模仿牧笛的英国管与双簧管的唱答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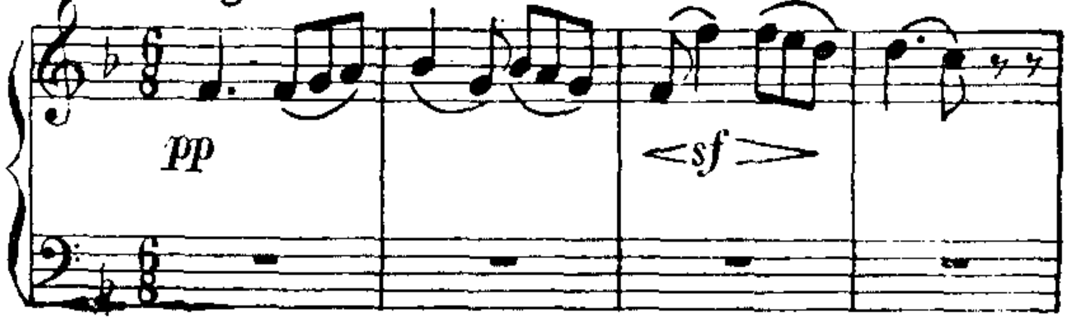
例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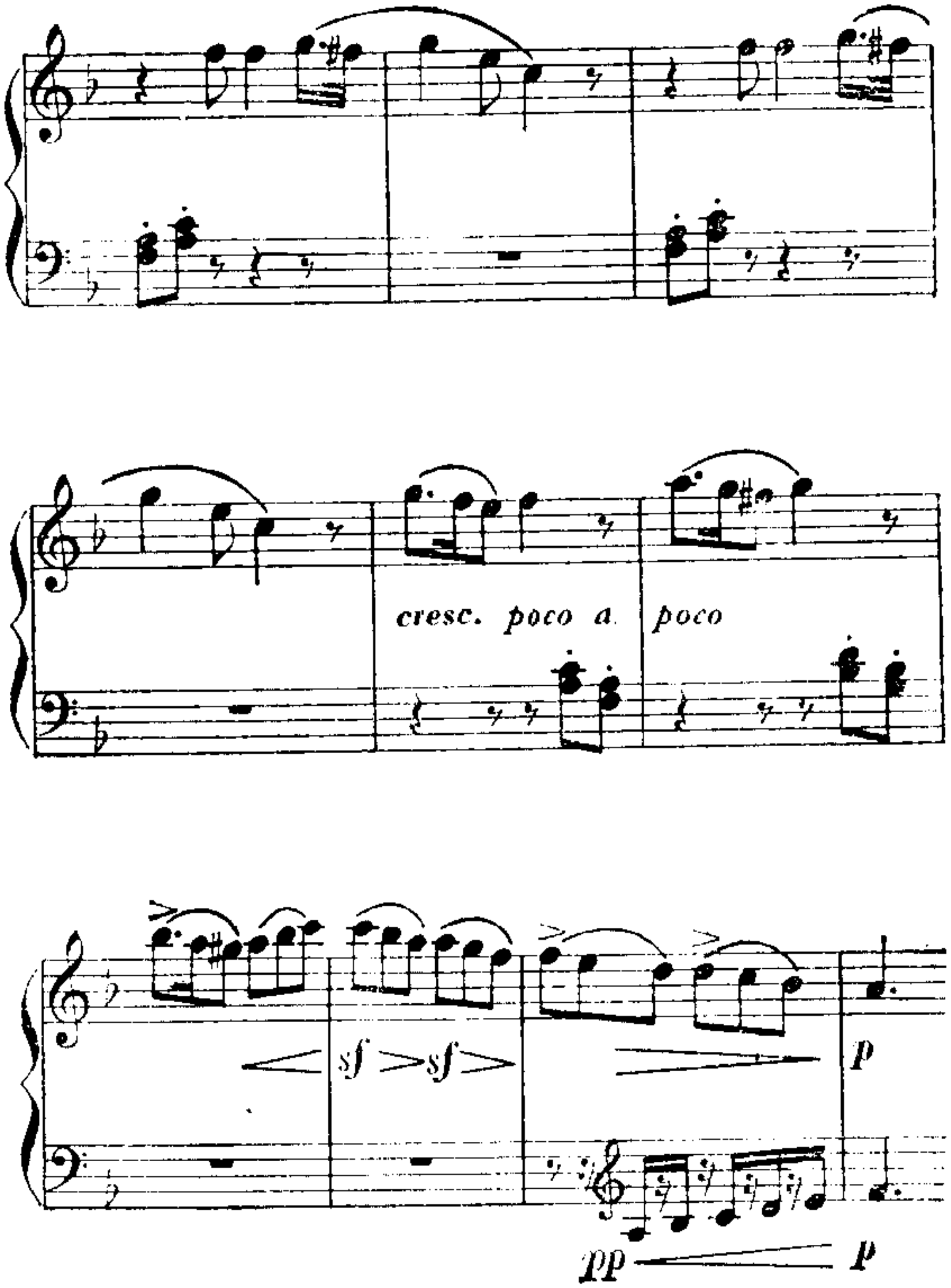




安详的歌调，每句都在一个延长的音上结束，第一乐句的五声音阶的结构，徐缓的速度，双簧管与英国管的音响，F大调的（田园风格的）调性——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体现出大自然的形象，田野的安静形象。以后，由小提琴，附加长笛，奏出这一乐章的主题，——这样安详而清澈，这样明朗、纯朴、静观而田园风味的一个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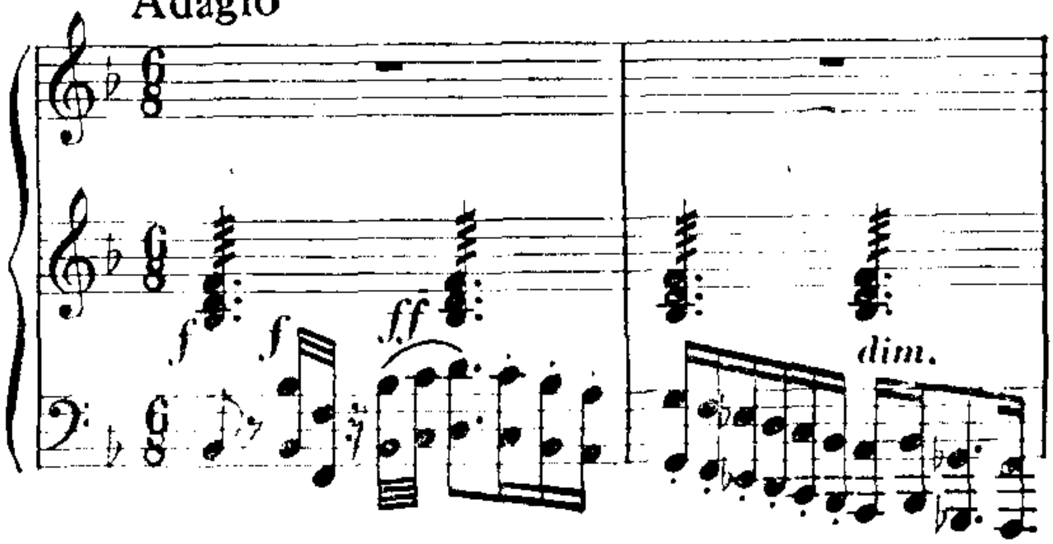
例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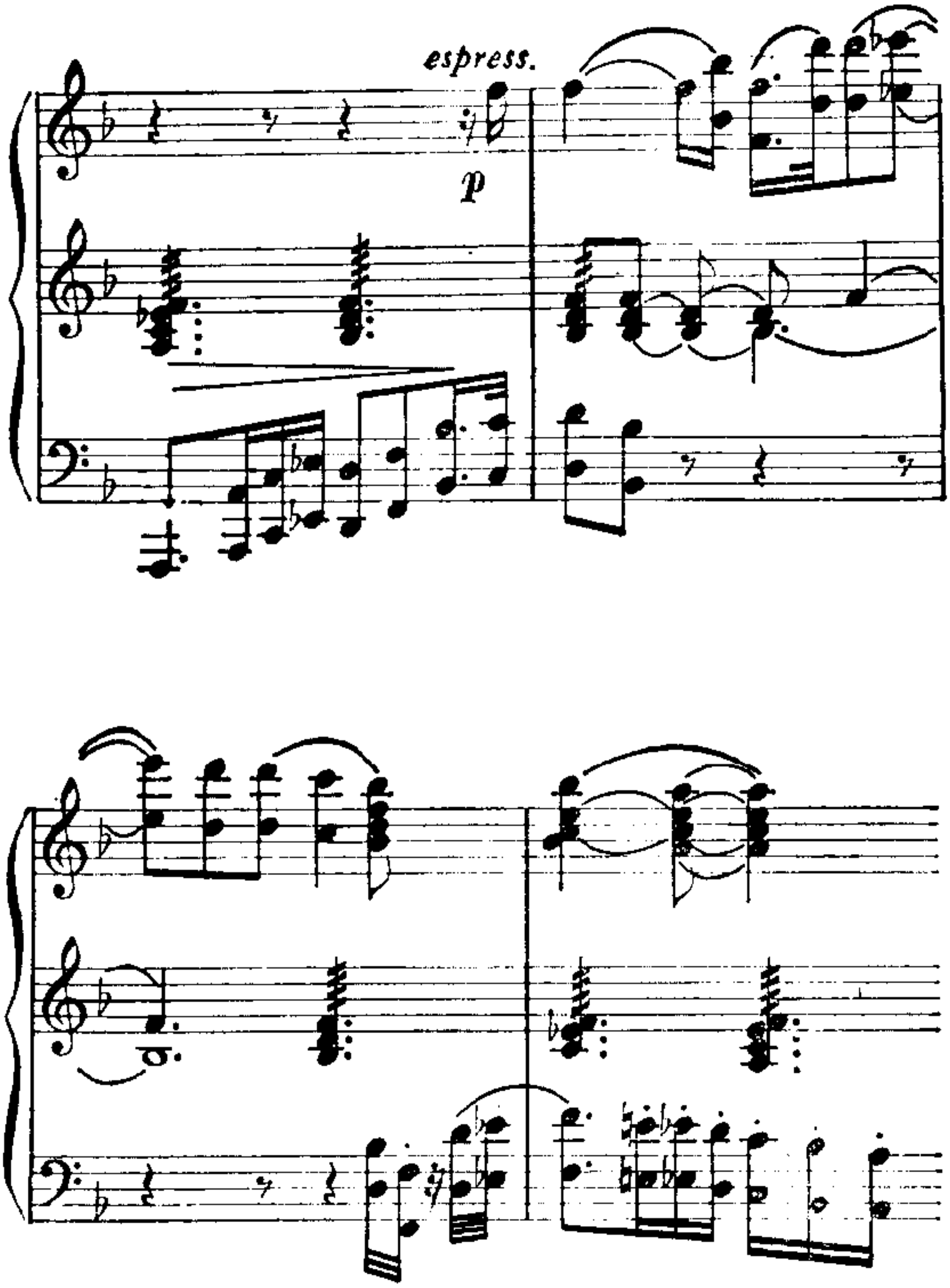



cresc. poco a. poco
sf
sf
p
pp
p

这主题广阔徐缓地展开着，逐渐遭遇到由小提琴奏出的情绪不安的音型，在这样的背景上，它由大提琴、中提琴和大管歌唱出来。可是，轮到了低声区，再加上小提琴伴奏着情绪不安的音型，这主题已经带上了比较阴黯，比较焦躁和激动的性格。激动特别高涨的地方是当小提琴和中提琴奏出“震音”，大提琴、倍大提琴和大管奏着上行和下行的经过句时，在这样的背景上浮现出长笛和双簧管唱出的代表情人的主导动机(又是变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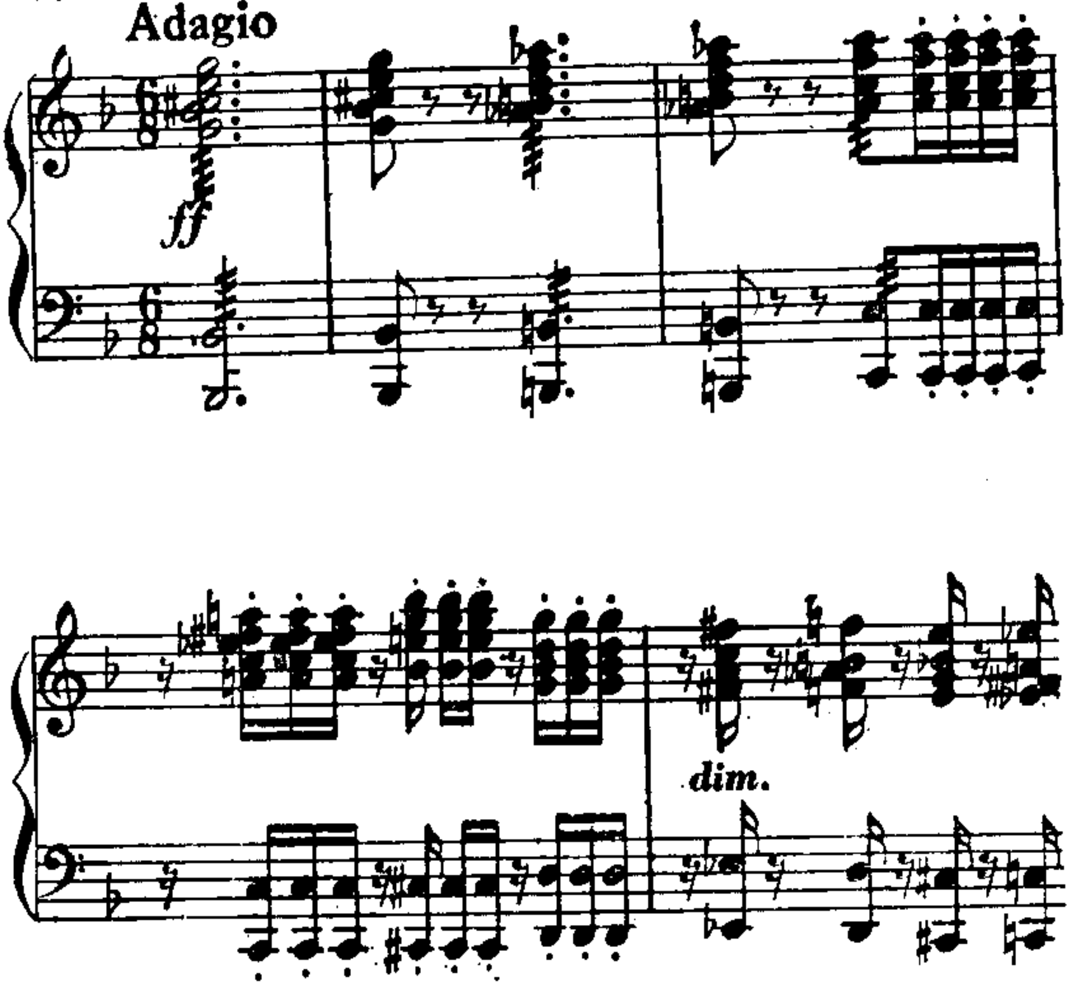
例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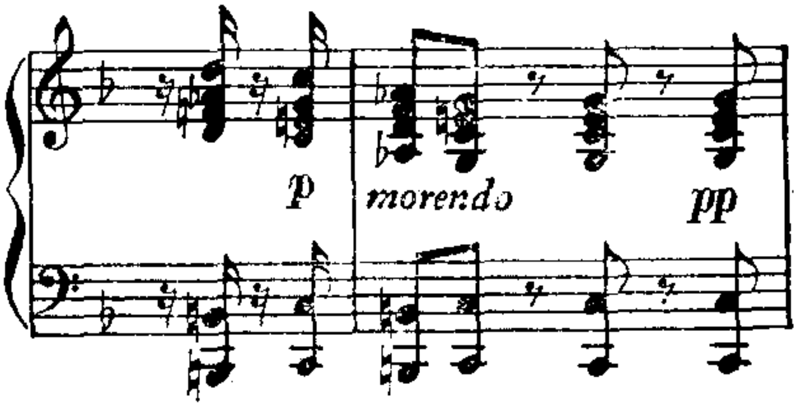



espress.
p

这段音乐出色地表现主人公因失恋而感到的心神惶惑。当整个乐队奏出减七和弦时狂暴的激动达到顶点。在渐弱(diminuendo)中，半音阶式的下行，仿佛悲观失望的情绪发作之后的倦怠:

例 9






以后，就开始逐渐安静下来。的确，由第二提琴奏出的第三乐章的基本主题，有时候仍然伴着一些由其他弦乐器奏出的情绪不安的音型，但是一般的色彩是澄清起来了，管弦乐队的音响变得透明起来了，甚至于代表情人的动机的片断也响得清新明朗了。重新恢复了幸福的安静。英国管又重新吹起了那支牧歌，可是双簧管没有响应它。用四个定音鼓（用定音鼓做音响描写的大胆手法在柏辽兹之前没有先例）描绘了远方的雷鸣。牧笛不响了，雷雨已过，一片沉寂。这一乐章在性质上尽管有许多浪漫主义特征，但无疑的，它是受了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溪边景色》一章的影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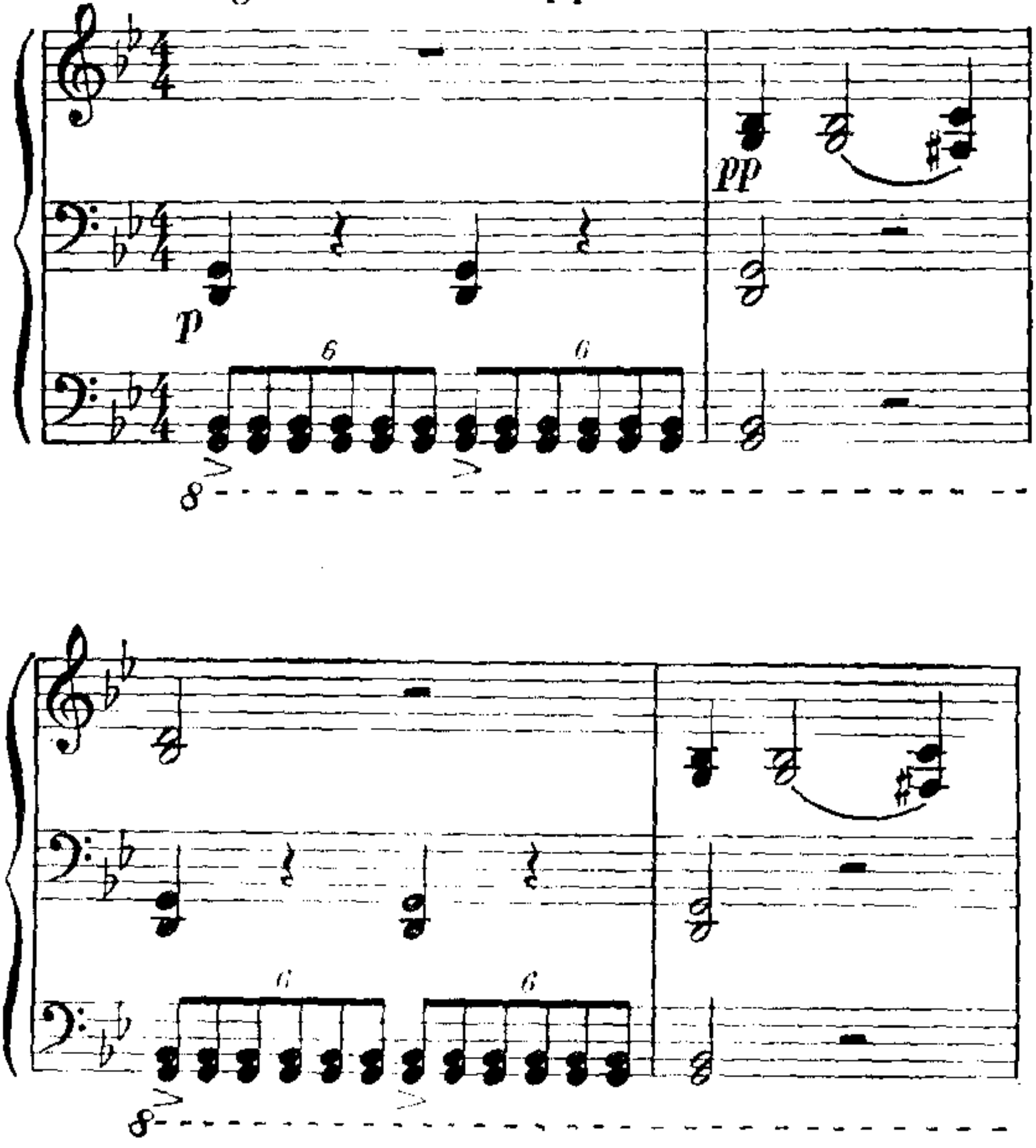
第四乐章　交响曲的第四乐章（g小调，Allegretto non troppo）不仅与第三乐章形成尖锐的对比，而且也与交响曲的所有前面的乐章形成尖锐的对比。它的标题是：“赴刑进行曲。他梦中杀死了自己的情人，被判死刑，被送上刑场。在时而阴森而残酷，时而灿烂而庄严的进行曲声中，行列在向前进行。低沉的有拍节的踏步声与高声的喊叫声相交替。在结尾时，固定乐思曾瞬息出现，仿佛是对于爱情的最后的眷念，但很快就被致命的打击遮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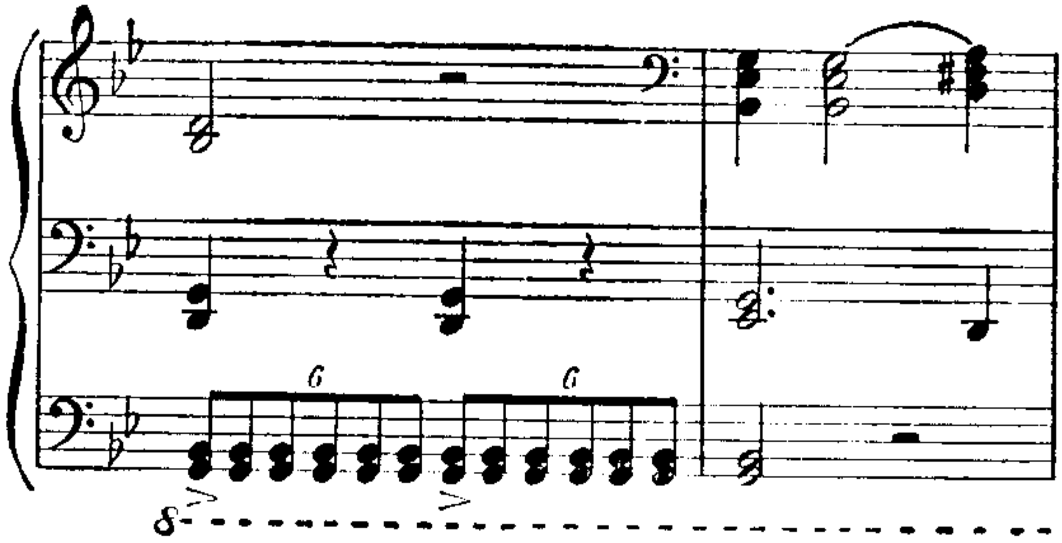
从音乐上来看，这是一段阴森而带凶气的进行曲。柏辽兹在这一乐章所用的手法与前面几乐章不同，他采用了强大的铜管乐器（三个长号，两个低音号)和大量打击乐器(四个定音鼓、钹、大鼓）的大规模的乐队。定音鼓的低沉的敲打，分成四部的大提琴和倍大提琴的拍节匀整的拨弦（pizzicato)，由圆号奏出的为进行曲风的节奏音调做准备的切分音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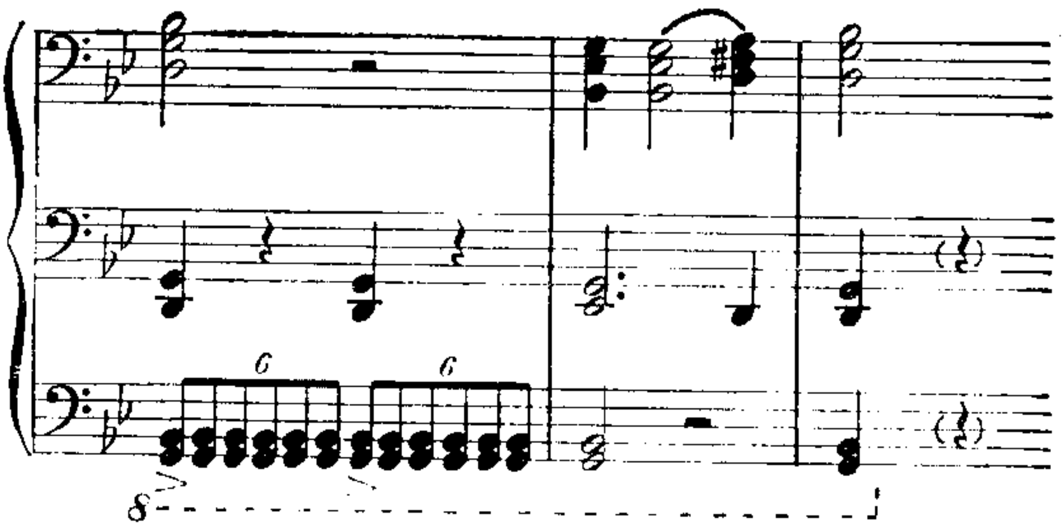
这些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目前还在远方的、朦胧的，但却正铁面无情地走近的可怕的行列：

例 10

Allegretto non trop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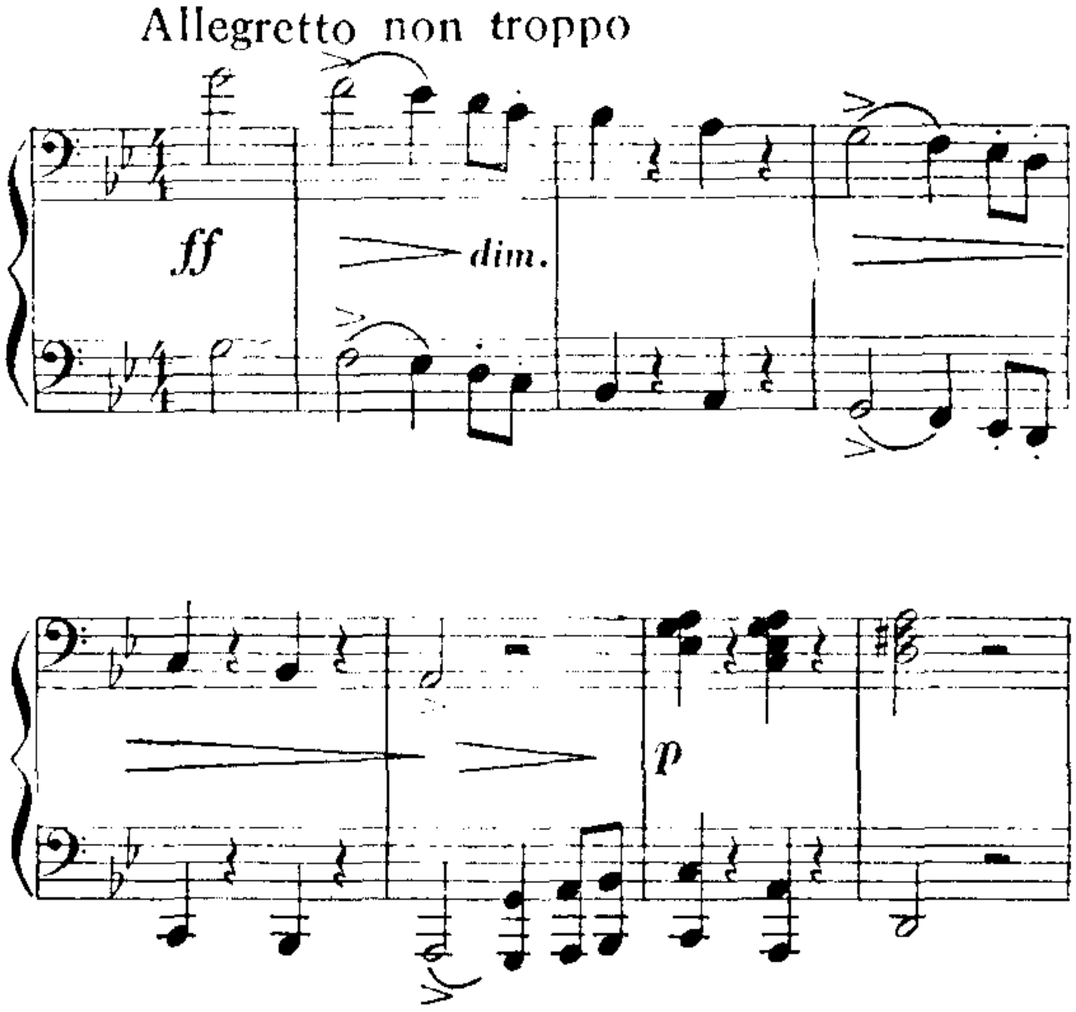






大提琴和倍大提琴奏出进行曲的基本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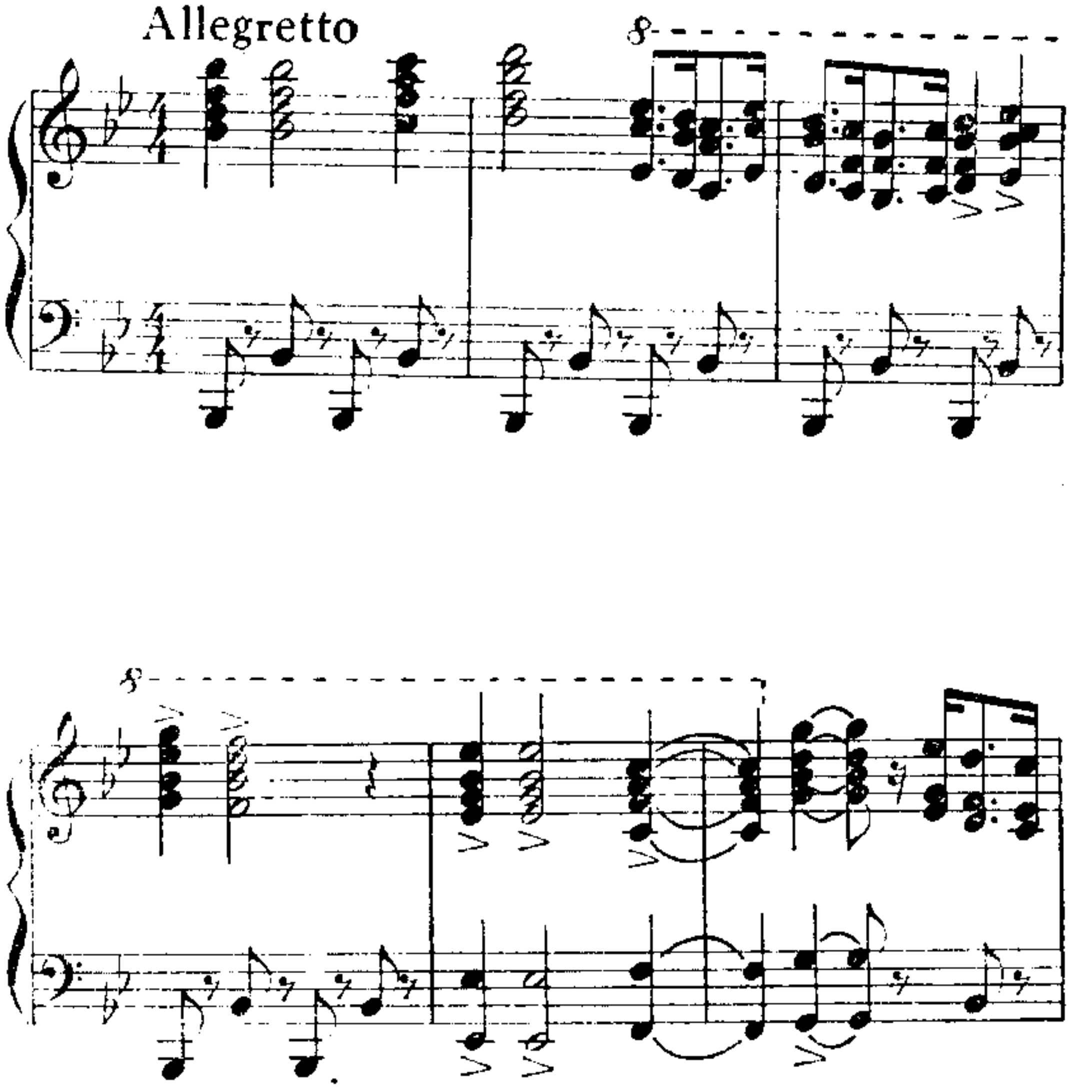
例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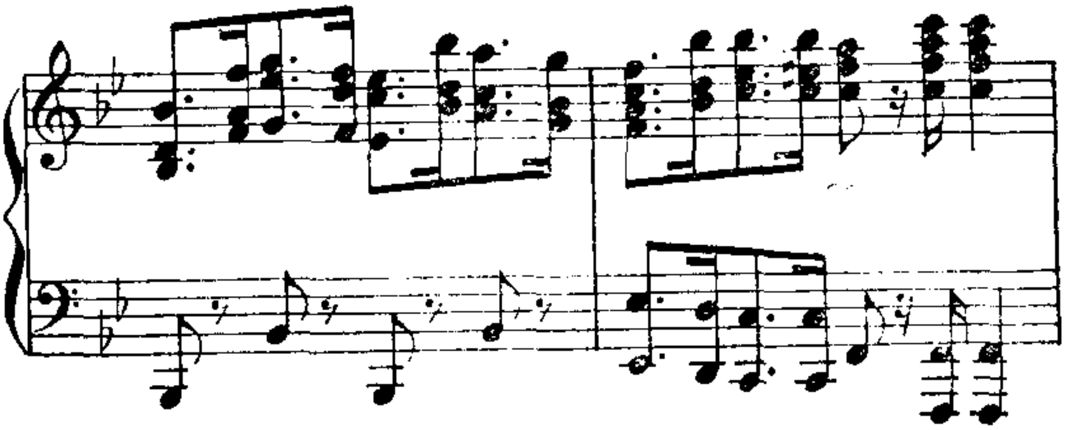



在由上而下的笔直的进行中，在由断音而生的顿挫中，在小调调式中，都含有一种森严的，沉重的意味。进行曲的音量加强了，走近了，因低音弦乐器与大管加入了对位的声部而变得复杂了，并且常常被木管和铜管乐器所发

出的凶狠的叫喊所切断。突飞猛进的上升引致进行曲新主题的出现，如标题中所描写的，灿烂而庄严，由全部管乐器组（木管与铜管）演奏：

例 12





这个进行曲的主题一开始的切分拍子的节奏音调和以前引子中由圆号吹奏的句子（见例10)相联系，铜管乐器的光彩的、闪灼的音响，附点音符的节奏，降E大调的调性——这些形成了雄壮的性格。但在这雄壮性格中却含有某种凶邪的、残酷的成分。在进行曲的第一个主题重新出现的时候，作者运用了不寻常的管弦乐音响效果，使它带上一层阴森而且有些怪异的色彩：主题由乐队不同的乐器组分别担任，结果是主题的第一个音由弦乐器的拨弦弹出，第二个音和第三个音用弓子拉出(arco)，第四个音和第五个音由木管乐器吹出。除此之外，在休止符的时间，主要交给了低哑的敲打声，

开始是铜管乐器，然后是定音鼓、钹和小鼓。逐渐地发展起来，增强起来，主题终于由全部乐队，以最强的力度(fortissimo)演奏出来。继续发展着，进行变得越来越猛烈，附点音符的节奏占了统治地位，在力度、音色与和声上表现着尖锐的对比。特别显得尖锐而有力的地方是在所有的管乐器轮流出现反复吹奏附点音符节奏的降D大调和弦（是与原主调相隔三个全音的极远调）的时候，而在同时弦乐器和定音鼓却用同样的节奏反复奏着g小调的和弦。后来，轮流演奏的情况更加紧凑和频繁了，结果甚至于每组乐器只奏一个音，力度一般减弱(由forte到pianissimo)。突然，fortissimo又爆发了，随后又突然安静下来；这时孤独的单簧管开始奏起代表情人的主题动机。但是它没有奏完，全部乐队的“致命的打击”把它切断了。结尾的几个和弦，伴随着隆隆的定音鼓、钹和小鼓的威风的敲打声宣布了死刑的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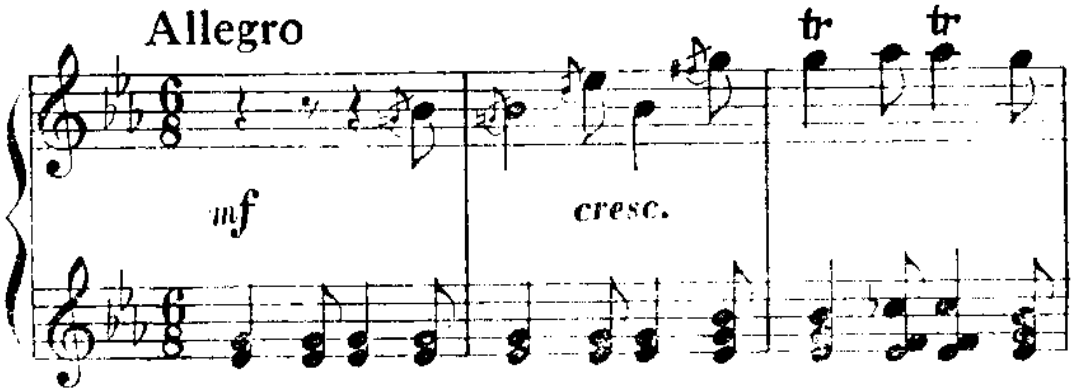
第五乐章　第五乐章（Larghetto,Allegro）的标题是："妖魔夜宴的梦。他参加了这个宴会，置身于一堆可怕的巫者、妖怪、魅影的中间，他们是为了埋葬他而聚会的。奇异的喧嚷，吟呻、狂笑、远方的叫喊，又仿佛有另外的呼声响应着它。情人的旋律重又出现了；但是它已失去了它那高贵的、矜持的性格；它变成了丑陋的、鄙俗的、古怪的舞曲，这是'她'来参加夜宴了。她的来临引起欢喜的叫嚣……她混入了魔鬼的饕餮的宴会……丧钟响了，对'Dies irae'①的诙谐的讽刺。妖魔的环舞，狂乱的夜宴与'Dies irae'混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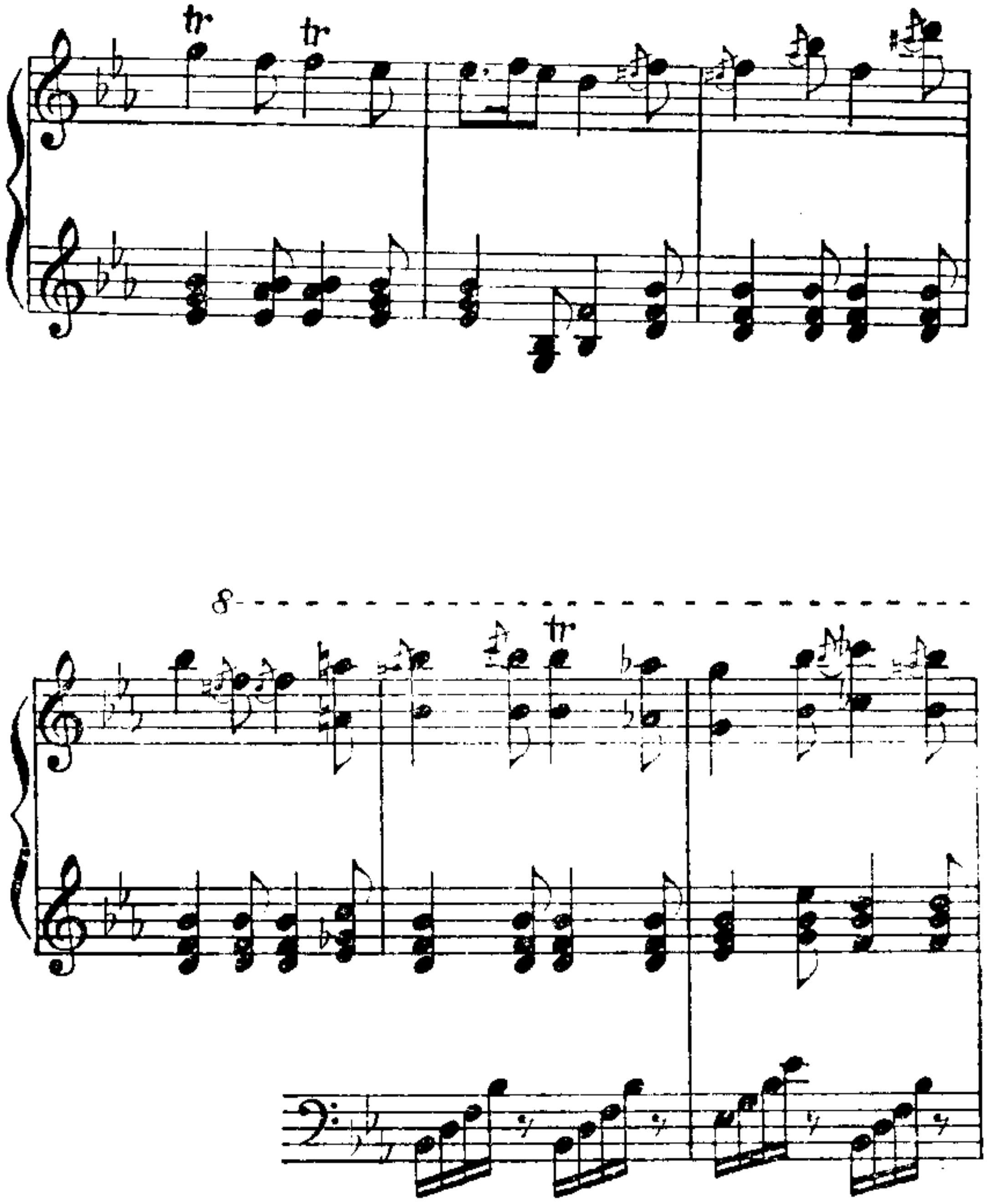
分别由小提琴和中提琴在高音声域发出簌簌的震音，大提琴和倍大提琴发出如来自地下的低沉的轰轰隆隆的声音，按半音阶下行的一系列的减七和弦，短笛、长笛和双簧管反复吹出一个C音，而加了弱音器的圆号象回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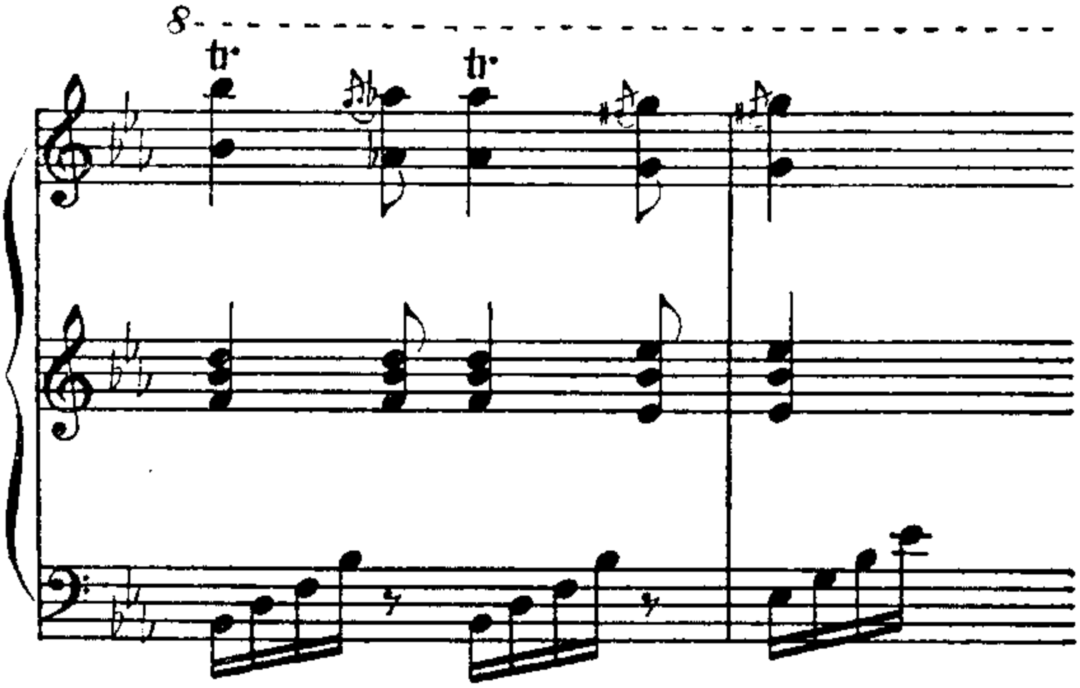
① "Dies irae"——意为：愤怒之日，安魂弥撒（Requiem）中之一段。

响应着它——这一切都造成了奇异的、幻想的色彩。出乎意外的，C调单簧管在定音鼓的轻轻的、节奏性的敲打和小鼓的细碎的敲打声中吹出代表情人的动机。但它的面貌已很难识，倚音和颤音，快速的速度，舞曲的节奏，它的性格已经被歪曲了。过了一些时候，在一小段疾速的插曲（Allegro assai）之后，这个动机又出现了，但它的声音更加古怪，由于♭E调单簧管(Clarinet piccolo)音色尖锐，再加上短笛那种口哨一般的声音，使它简直成了粗野的叫喊了：

例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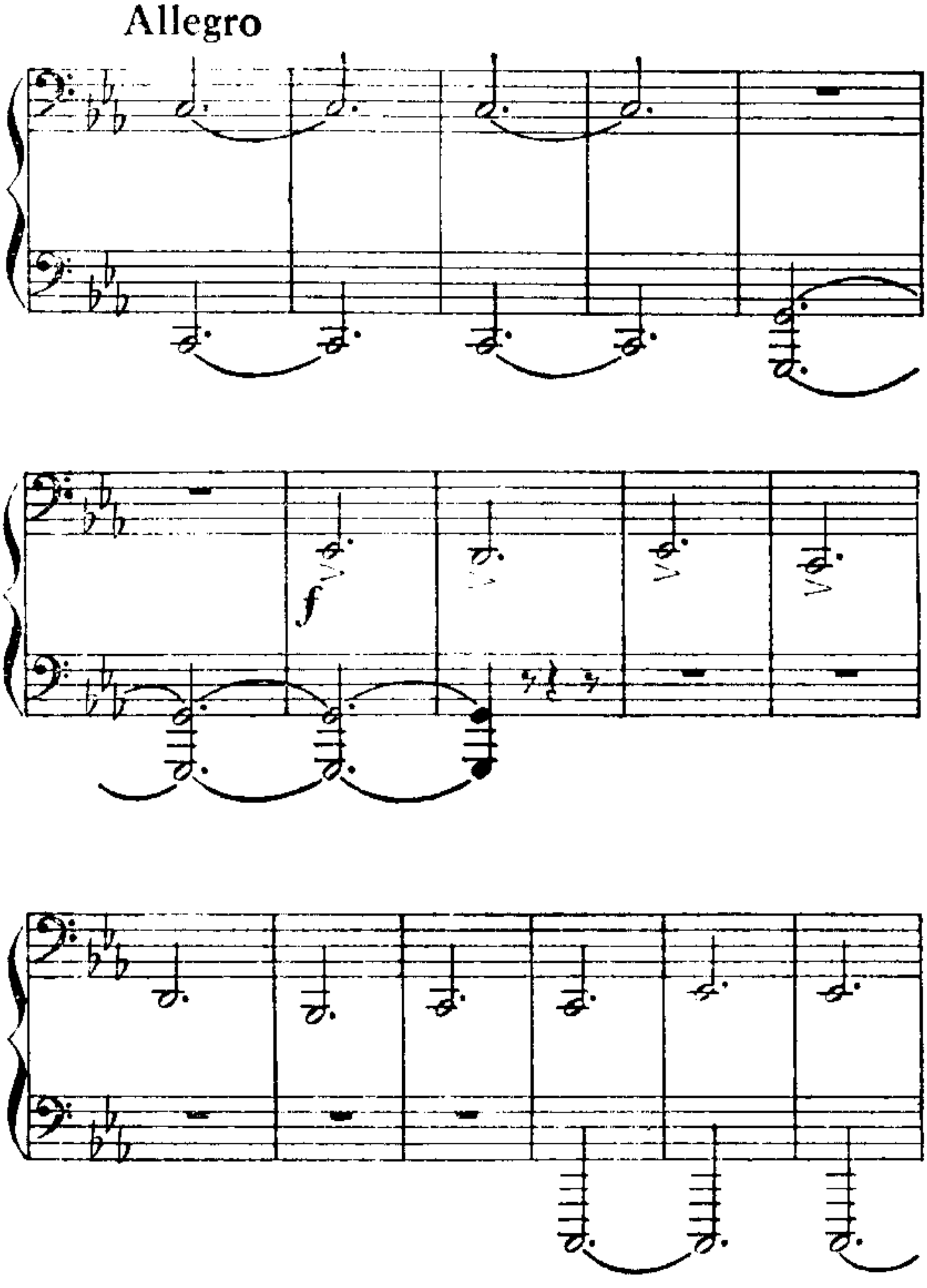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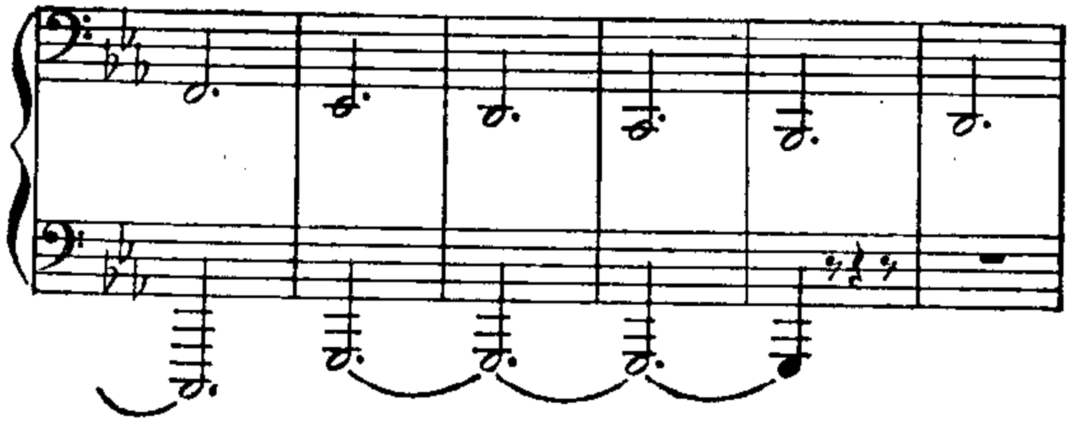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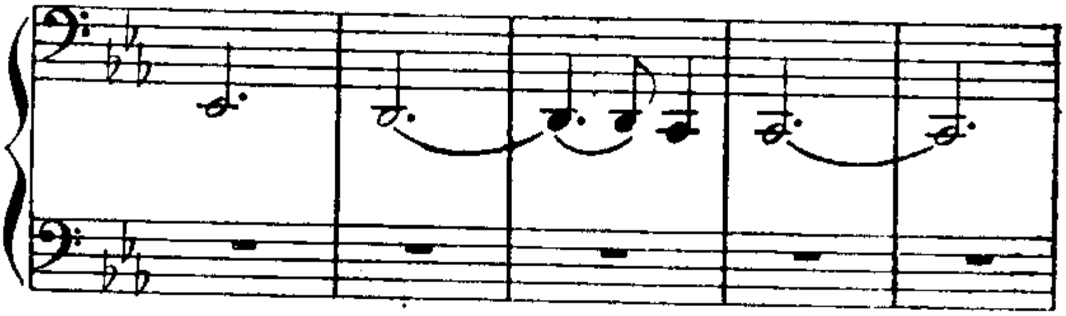


这样，柏辽兹破坏了基本动机的外形，来表现他那“固定乐思”的性格，正如他在标题中所说，它变成了“丑陋的舞曲”。曲子的进行越来越狂乱，如旋风的疾吹，而且突然被切断。在大提琴、倍大提琴和大管齐奏出下行的句子之后，响起了钟声。舞蹈的旋风式的动作曾几度企图恢复，但终被钟声所阻。伴着钟，由两个低音号和大管的低声域的阴暗的音色吹出中世纪“续唱”(sequence)——“Dies irae”的动机：

例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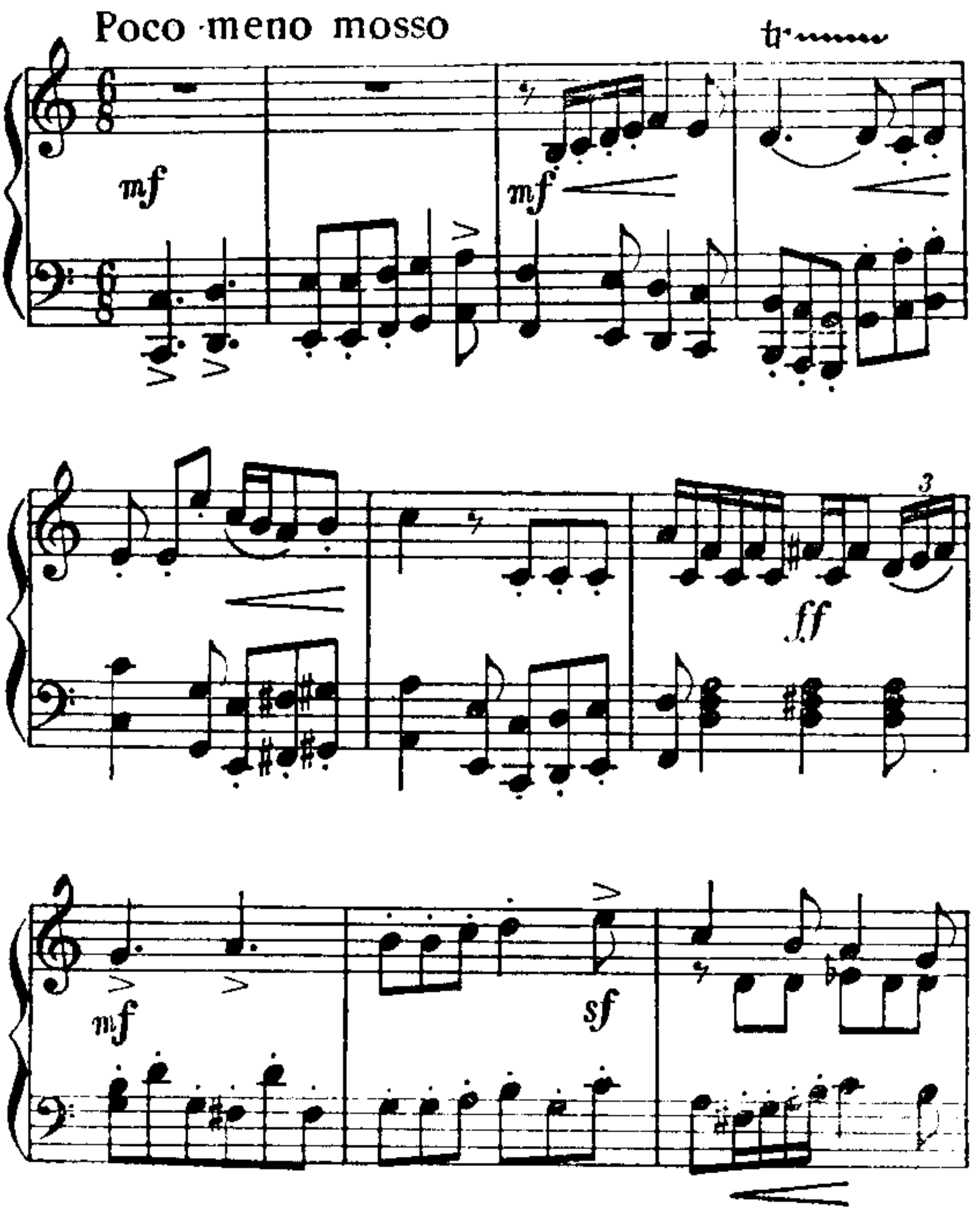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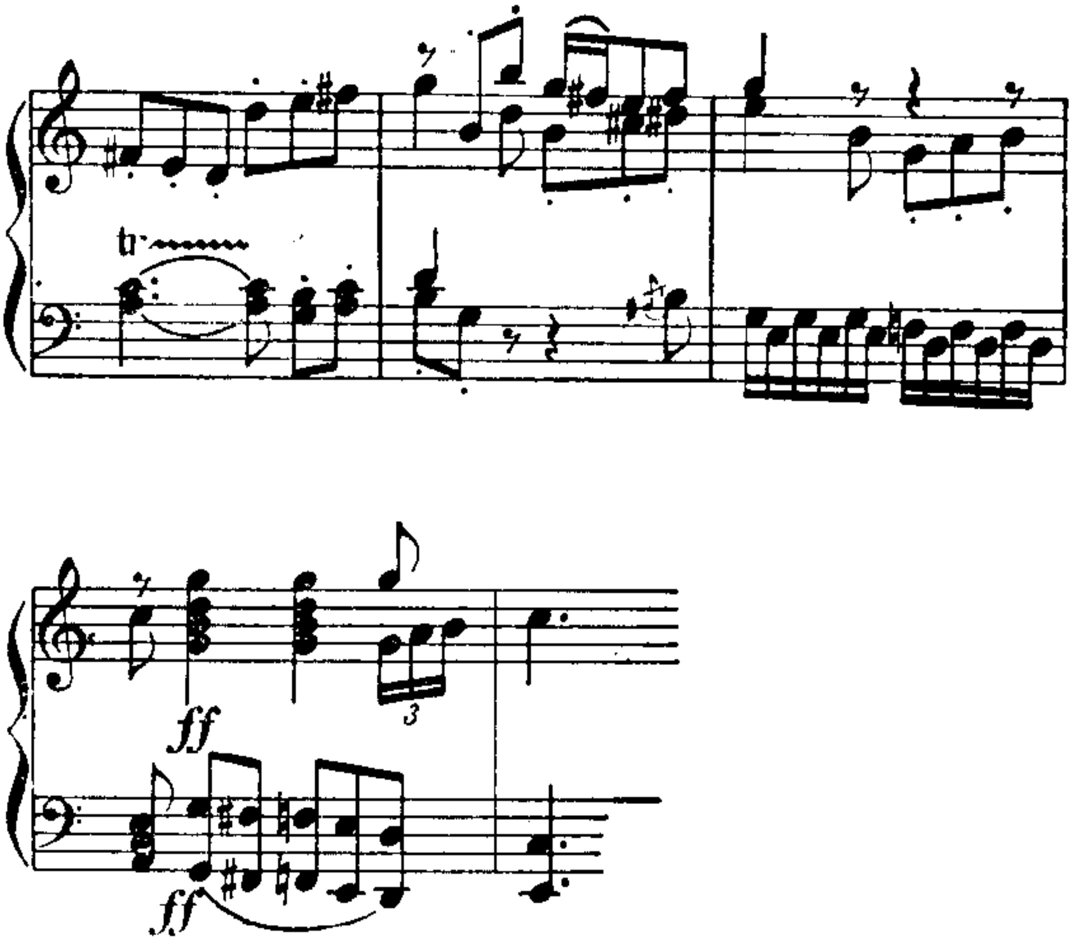
圆号和长号重复了这个严格圣咏式的主题，但音值缩短了而且节奏的重音也改变了——强拍和弱拍掉换了位置。后来，木管乐器和弦乐器的拨奏重复这一主题，比以前更加快了。这也就是在安魂弥撒上所作的诙谐的讽刺。

逐渐安静下来，恢复了舞蹈的原来的动

作。妖魔的轮舞(Ronde de sabbat)开始了，结构类似“赋格”的体裁：

例 15






舞蹈的狂乱在增长着，占据广阔的音域，全部乐队都被卷入，造成狂欢的宴会气氛。但音量逐渐低落下来，终于变成了暗哑的隆隆之声。由于按自然音阶进行的舞曲变成了半音阶的，又由于整个这一段的调性很不稳定，所以

赋格式的舞曲也显得奇异古怪起来。音响再度由最弱(pianissimo) 上升到最强 (fortissimo),舞曲的动机仿佛也恢复了最初的自然音的面貌。但是，在这里舞曲是与“Dies irae”的动机按对位结合在一起的。

妖魔的舞蹈继续发展着，神怪的幻想使人想起歌德《浮士德》中的瓦尔普吉兹之夜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里又出现了柏辽兹在配器法上的惊人发现：小提琴和中提琴用弓子背面的木杆敲弦(col legno)好象是描写着骨头的响声，骷髅的舞蹈。魔鬼的宴会越来越热闹。急速而狂热的舞蹈结束了交响曲的全部。